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六十七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翟槐

謄錄監生臣葉大奇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六十七

起癸卯唐代宗廣德元年
止癸亥唐德宗建中四年
凡二十一年

表例說

臣之樞謹按唐自肅宗朝分河北故地付授叛將大歷建中之際亂人乘之遂效戰國肱髀相依以土地傳子孫謂之藩鎮唐之禍亂實階於此故唐書特為藩鎮傳以別之今另置藩鎮格以表其順

逆存亡之故　藩鎮不論有無封爵於其初為節度使之年即為載入至其再見止書曰為某節度使幾年而不書爵號如田承嗣封鴈門王仍稱為魏博節度使李正已封饒陽王仍稱為平盧節度使之類蓋藩鎮以節度重不以封爵重也又藩鎮因事乃見照十六國例書其末曰至其年再見以便撿尋

癸卯

代宗皇帝廣德元年

諱豫肅宗長子初名俶後改名豫在位十七年壽五十二

春正月以劉晏同平章事度支等使如故

流來瑱於播州殺之　初瑱在襄陽程元振有所請託不從及為相元振奏瑱言涉不順坐削官爵流播州賜死由是藩鎮皆切齒於元振

賊將田承嗣以莫州降李懷仙殺史朝義傳首京師

以薛嵩田承嗣李懷仙為河北諸鎮節度使　時河北諸州皆已降嵩等迎僕固懷恩拜於馬首乞行間自効懷恩恐賊平寵衰故奏留嵩

廣武王承宏

故章懷太子之孫是年吐蕃入京立為帝吐蕃去逃匿草野上赦不誅放之於華州卒

豐王珙

田承嗣

始為魏博德滄瀛五州節度使先是承嗣隸安祿山累功至武衛將軍祿山反使守穎川郭子儀平東都承嗣以郡降尋叛從安慶緒至鄴歲餘史

燕史朝義

顯聖三年春正月朝義在莫州屢出戰皆敗田承嗣說朝義令往幽州發兵朝義從之承嗣即以城降於唐時朝義范陽節度使李懷仙已請降唐

回紇

登里可汗歸國唐遣僕固懷恩送之出塞尋冊可汗為英義建功毗伽可汗冊可敦為光親麗華毗伽可敦左右殺以下皆加封賞

等及李寶臣分帥河北自為黨援朝廷亦厭苦兵革苟冀無事因而授之

范氏曰唐失河北實自此始由任蕃夷為制將也後遂效戰國肱髀相依以土地傳子孫謂之藩鎮

回紇歸國

回紇部衆所過抄掠廪給小不如意輒殺人陳鄭節度使李抱玉欲遣官屬置頓人人辭憚趙城尉馬燧獨請行比回紇將至燧先遣人賂其渠帥約毋暴掠帥遺之旗曰有犯令者君自戮之燧取死囚為左右小有違令立斬之回紇相顧失色涉其境者皆拱手遵約束抱玉奇之燧因說抱玉曰

封三十一年為河西隴右安西北庭節度大使吐蕃入京射生將王獻忠脅珙等西迎虜郭子儀以兵送珙行在賜死子兆齊安王

臨淮王李

思明亂承嗣又為之嚮導及史朝義敗與共保莫州僕固瑒追北承嗣急乃詐朝義使往幽州承嗣遂執朝義妻子降於官軍與李懷仙等詣僕固懷恩謝懷恩因建白

遣李抱忠將兵三千鎮范陽縣朝義至范陽不得入獨與胡騎數百東奔欲入奚契丹懷仙遣兵追及之朝義窮蹙縊於林中懷仙獻其首於朝僕固懷恩與諸軍皆還

吐蕃

入大震關取蘭廓河鄯洮等州盡有河西隴右地進圍涇州降唐刺史高暉又破邠州入奉天東掠武功渭北進至便橋閒帝幸陝遂入長安立廣

嫌與回紇言頗得其情僕固懷恩恃功驕蹇其子瑒好勇而輕今內樹四帥外交回紇必有窺河東澤潞之志宜深備之抱玉然之

以梁崇義為山南東道節度留後　襄陽節度使來瑱死衆推右兵馬使崇義為帥上不能討因以為留後

三月葬泰陵建陵

夏四月李光弼遣將擒袁晁浙東平　初台州賊袁晁攻陷浙東諸州民疲於賦歛者多歸之聚衆近二十萬光弼使部將張伯儀將兵討平之

分河北諸州節度　以幽莫嬀檀平薊為幽州管恒定趙深易為成德

光弼　進封二年以平浙東功詔增實封戶二千與一子三品階賜鐵券名藏太廟圖形凌烟閣明年再見

城陽王衛伯玉

承嗣為魏博等五州節度使承嗣舉管內戶口壯者皆籍為兵使老弱者耕稼數年閒有衆十萬又選其驍健者萬人自衛謂之牙兵自署置官吏圖版稅入皆私有之

武王承宏為帝改元赦天下署官吏會郭子儀遣將進擊吐蕃乃夜引兵還退圍鳳翔為鎮西節度使馬璘所破是歲南入松維保等州及雲山新築二城

軍管相貝邢洺為相州管魏博德為魏州管滄棣冀瀛為青淄管懷衛河陽為澤潞管

六月敕議舉孝廉　禮部侍郎楊綰上疏曰古之選士必取行實自隋煬帝始置進士科猶試策而已至高宗時考功員外郎劉思立始奏進士加雜文明經加帖括從此成俗其明經則誦帖括以僥倖又令舉人投牒自應如此欲其返淳樸崇廉讓何可得也請置孝廉科令縣令取行著鄉閭學知經術者薦之於州刺史考試升之於省任占一經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三道上第注官中第出身下第罷歸其道舉亦非理國所務望與明經進士

封河東公明年再見

三年帝幸陝以伯玉有幹畧可方面大事至拜荊南節度使進封城陽郡王至帝大歷十一年再見

岐公蘇震

封岐陽縣公七年為

李懷仙

柳城胡也善騎射智數敏給為史朝義幽州節度使朝義死懷仙斬其首以降僕固懷恩表為幽州盧龍軍節度使檢校兵部

吐谷渾

党項

以上二國是年冬從吐蕃犯塞

竝停上命諸司通議給事中李栖筠左丞賈至京兆尹嚴武竝是綰議仍請廣學校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敎禮部具條目以聞綰又奏秀才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五道國子監舉人令博士薦於祭酒祭酒試通者升之於省如鄉貢法明法委刑部考試或以為明經進士行之已久不可遽改事竟不行

秋七月羣臣上尊號

赦天下改元

九月遣使徵僕固懷恩入朝不至

初懷恩受詔與回紇可汗相見於太原河東節度使辛雲京恐其合謀襲軍府閉城自守亦不犒師懷

泰陵建陵鹵簿使以勞進封岐國公尋卒贈禮部尚書

衛公杜鴻漸

為荊南節度使累授尚書右丞充禮儀使泰建二陵制度皆鴻

尚書封武威郡王明年再見

梁崇義

初崇義從來瑱鎮襄陽累遷右兵馬使有勇力能卷鐵舒鉤沈毅寡言得衆心瑱卒崇義自鄧州引戍兵

恩怒具表其狀不報中使駱奉仙至太原雲京厚結之使言懷恩反狀已露懷恩亦奏請誅雲京奉仙詔和解之懷恩自以兵興以來所在力戰一門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女嫁絶域說喻回紇再收兩京平定河南北功無與比而為人搆陷憤怨殊深上書自訟曰臣罪有六昔同羅叛亂臣為先帝掃清河曲一也男玢陷虜亡歸臣斬之以令衆士二也二女遠嫁為國和親三也身與男瑒為國效命四也河北新附撫安反側五也說喻回紇赴急難六也臣既負六罪誠合萬誅思得一奉天顏又以來瑱之死深畏中官讒口虛受陛下誅夷且

漸綜正以優封國公至帝大歷四年再見

鄭公嚴武

以西川節度使拜京兆尹為二聖山陵橋道使封國公至帝永泰元年再見

清河公房

歸衆推為帥以狀聞帝因授崇義襄州剌史山南東道節度留後崇義舉七州兵二萬與田承嗣李正巳薛嵩李寶臣相輔車根牙盤結至德宗建中二年再見

臣前後所奏奉仙情詞非不摭實
陛下竟無處置罷任獨深竊聞四
方遣人奏事陛下皆云與驃騎議
之曾不委宰相可否或留數月不
還遠近無不疑阻憸不納忠懇且
務因循臣實不敢保家陛下豈能
安國惟陛下圖之上遣裴遵慶詣
懷恩諭旨諷令入朝懷恩抱遵慶
凡號泣訴寃然以懼死為辭竟不
奉詔
冬十月吐蕃入寇上如陝州吐蕃入
長安關內副元帥郭子儀擊之吐
蕃遁去　唐自武德以來開拓邊
境地連西域皆置都督府開元中
置朔方隴右河西安西北庭諸節
度使以統之歲發山東丁壯為戍

琯
進封七年
為晉漢二
州刺史召
拜刑部尚
書道病卒
贈太尉
琯有遠器
好談老子
浮屠法時
天下多故
帝以吏事
繩下而綰
從容靜鎮

卒繒帛為軍資開屯田供糗糧設監牧畜馬牛軍城戍邏萬里相望及安祿山反邊兵精鋭者皆徵發入援謂之行營畱兵單弱數年之間胡虜蠶食自鳳翔以西邠州以北皆為左衽矣至是吐蕃入大震關陷蘭廓河鄯洮岷秦成渭等州盡取河西隴右之地邊將告急程元振皆不以聞虜至涇州刺史高暉降之為之鄉導既過邠州上始聞之虜至奉天武功京師震駭詔以雍王适為關內元帥郭子儀副之出鎮咸陽以禦之子儀閑廢日久部曲離散召募得二十騎而行至咸陽吐蕃帥吐谷渾党項氐羌三十餘萬衆度渭循山而東子儀

以輔治之又知人不明以取撓敗故功名隳損云

宦者程元振

封邠公二年坐罪削官爵放歸田里明年流溱州行至江陵卒

使判官王延昌入奏請益兵元振遏之竟不召見吐蕃度便橋上倉猝不知所為出幸陜州官吏六軍逃散子儀聞之遽自咸陽歸長安射生將王獻忠擁四百騎脅豐王珙等十王西迎吐蕃遇子儀子儀叱之獻忠曰今社稷無主令公為元帥廢立在一言耳子儀不應珙越次言曰公何不言子儀責之以兵送行在賜珙死吐蕃入長安立廣武王承宏為帝縱兵焚掠長安中蕭然一空子儀引三十騎自御宿川循山而東謂王延昌曰六軍逃潰多在商州速往收之延昌入商州撫諭之諸將方縱兵暴掠聞子儀至皆大喜聽命得四千人軍

勢稍振子儀乃泣諭將士以共雪
國恥取長安皆感激受約束上恐
吐蕃出潼關徵子儀詣行在子儀
表曰臣不收京城無以見陛下若
兵出藍田虜亦不敢東向上許之
鄜坊節度判官段秀實說白孝德
引兵赴難孝德即日大舉南趣京
畿與蒲陜商華合勢進擊子儀使
羽林大將軍長孫全緒將二百騎
出藍田又令寶應軍使張知節將
兵繼之全緒至韓公堆晝則擊鼓
張旗幟夜則多然火以疑吐蕃吐
蕃懼百姓又紿之曰郭令公自商
州將大軍至矣吐蕃惶駭悉衆遁
去高暉東走潼關守將李日越擒
殺之詔以子儀為西京留守王甫

自稱京兆尹聚衆二千餘人暴横長安中子儀至滻水引三十騎徐進召甫斬之白孝德與邠寧節度使張藴琦將兵屯盩厔子儀召之入城京畿遂安吐蕃還圍鳳翔鎮西節度使馬璘將精騎千餘人赴難轉鬬至城下帥衆持滿外向突入城中不解甲出戰單騎奮擊俘斬千計明日虜復請戰璘開懸門以待之虜引退曰此將軍不惜死宜避之遂去

胡氏曰郭子儀之德之才可以兼任將相乃置之閒處及有急難又遽委用之代宗於閹尹之言受命如響進退子儀如待奴隸自李光弼以下恃功負氣夫

豈堪此獨子儀無纖芥於胷中一聞君命不俟駕而行蹈危履險死生以之其忠義精誠仰貫白日而度量宏偉無所不包真人臣師表矣

十一月削程元振官爵放歸田里

元振專權自恣甚於李輔國諸將有大功者皆忌嫉欲害之吐蕃入寇元振不以時奏致上狼狽出幸上發詔徵諸道兵李光弼等皆忌元振居中莫有至者中外切齒莫敢言太常博士柳伉上疏曰犬戎犯關度隴不血刃而入京師刼宮闈焚陵寢武士無一人力戰者此將帥叛陛下也陛下疏元功委近習日引月長以成大禍羣臣無一

犯顔回慮者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始出都百姓填然奪府庫此三輔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召諸道兵四十日無隻輪入關此四方叛陛下也陛下必欲存宗廟安社稷獨斬程元振首馳告天下悉出内使隷諸州特神策兵付大臣然後削尊號下詔引咎曰天下其許朕自新改過宜即募士西赴朝廷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臣請闔門寸斬以謝陛下上猶以元振嘗有保護功削官爵放歸田里

宦官呂太乙反廣州討平之

十二月上還長安　車駕發陜州左丞顔真卿請先謁陵廟然後還宮元載不從真卿怒曰朝廷豈堪相

公再壞朔載衛之上至長安郭子儀帥百官諸軍奉迎上勞之曰用卿不早故及於此
以魚朝恩為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總禁兵
苗晉卿裴遵慶罷以李峴同平章事
遵慶既罷元載權益盛以貨納內侍董秀上意所屬載必先知之承意探微言無不合上以是愈愛之
放廣武王承宏於華州
吐蕃陷松維保三州　吐蕃陷三州及新築二城西川節度使高適不能救於是劒南西山諸州亦入於吐蕃矣

甲辰

廣德二年

春正月流程元振於溱州　元振得罪歸三原聞上還京衣婦人服私入長安復規任用京兆擒之以聞敕流溱州上念其功復令江陵安置

遣刑部尚書顏真卿宣慰朔方行營　上之在陜也真卿請奉詔召僕固懷恩不許至是命真卿諭懷恩入朝對曰陛下在陜臣往責之使赴難彼猶有可來之理今進不成勤王退不能釋衆召之庸肯至乎且言懷恩反者獨辛雲京駱奉仙李抱玉魚朝恩四人耳自餘羣臣皆言其枉陛下若以郭子儀代懷

雍王适

從封三年立為皇太子至帝大歷十四年即位是為德宗

盛王琦

封四十年卒贈太傅四子償真定王佩武都王俗徐國公係許

田承嗣

為魏博節度使二年承嗣奏名所管曰天雄軍帝從之至帝大歷八年再見

李懷仙

幽州盧龍節度使封武威王二年會僕固

僕固懷恩

封大寧郡王六年時懷恩既不為朝廷所用遂與河東都將李竭誠潛謀取太原使其子瑒將兵攻之為河東節度使辛雲京所敗瑒引兵圍榆次

党項

侵唐同州郭子儀使李國臣迎擊曰虜開則出椋官軍至則逃入山宜使羸師居前以誘之党項與戰於澄水北大敗

回紇

恩可不戰而服也時抱玉從弟抱真為邠州別駕知懷恩有異志脫身歸京師召見問計對曰此不足憂也朔方將士思郭子儀如父兄陛下誠以子儀鎮朔方彼皆不召而來矣上然之

立雍王适為皇太子

以魏博為天雄軍 從田承嗣之請也

僕固懷恩反寇太原 懷恩謀取太原辛雲京覺之乘城設備懷恩使其子瑒攻之大敗而還

以郭子儀為河中節度等使 上謂子儀曰懷恩父子負朕實深聞朔方將士思公如枯旱之望雨公為朕鎮守河東汾上之師必不為變

國公

臨淮王李光弼

進封三年卒贈太保謚武穆子彙累官涇原節度使母李有鬚數十長五寸許封韓國太夫人光弼治

懷恩反吐蕃數寇邊朝廷方勤西師故懷仙與田承嗣薛嵩李寶臣等得招還散亡治城邑甲兵自署文武將吏私貢賦天子不能制至帝太歷三年再見

旬日不拔遣使急發祁縣兵李光進盡與之士卒未食行不能前至榆次瑒責其遲胡人曰我乘馬乃漢卒不行耳瑒棰漢卒卒皆怨怒其夕焦暉白玉帥衆攻瑒殺之

從僕固懷恩侵唐

吐蕃

從僕固懷恩侵唐拔涼州 唐西川節度使嚴武破吐蕃拔當狗鹽川二城

于闐

國王勝至德初入朝

乃以子儀為關内副元帥河中節度等使懷恩將士聞之皆曰吾輩從懷恩為不義何面目見汾陽王子儀至河中雲南子弟萬人戍河中將貪卒暴為一府患子儀斬十四人杖三十人府中遂安

僕固瑒為其下所殺懷恩走雲州瑒圍榆次偏將焦暉白玉攻殺之懷恩聞之入告其母母曰吾語汝勿反國家待汝不薄今衆心既變禍必及我將如之何懷恩不對而出母提刀逐之曰吾為國家殺此賊取其心以謝三軍懷恩疾走得免遂與麾下渡河北走雲州都虞候張維嶽在沁州聞懷恩去乘傳至汾州撫定其衆殺焦暉白玉而

軍嚴重指顧號令諸將莫敢仰視謀定而後戰能以少制衆與郭子儀齊名世稱李郭而戰功推為中興第一

上谷王侯

仲莊

懷恩度河北走時朔方將渾釋之守靈州懷恩檄至曰全軍歸鎮釋之將拒之其甥張韶曰以衆歸鎮何可不納懷恩先候者至釋之不得已納之韶以其謀告懷恩懷

至是帝遣勝歸國勝固請留宿衛以國楨其弟曜帝許之加勝開府儀同三司賜爵武都王

竊其功以告子儀子儀使牙官盧諒至汾州維嶽賂諒使實其言子儀奏維嶽殺瑒傳首詣闕羣臣入賀上慘然不悅曰朕信不及人致勲臣顛越深用為愧又何賀為命輦懷恩母至長安給待優厚月餘以壽終以禮葬之功臣皆感歎子儀如汾州懷恩之衆數萬悉歸之咸鼓舞涕泣喜其來而悲其晚也子儀知盧諒之詐杖殺之上以李抱真言有驗遷殿中少監

劉晏李峴罷　晏坐與元振交通元振獲罪峴有力焉由是為宦官所疾故與晏皆罷

以王縉杜鴻漸同平章事

三月以劉晏為河南江淮轉運使

初為李光弼先鋒累加冠軍將軍懷恩反仲莊訓兵自守號為平射人畏其鋒懷恩敗郭子儀引仲莊為腹心封郡王

張掖王段秀實

恩殺釋之而收其軍使韶主之既而曰釋之韶之舅也彼尚負之豈有忠於我哉以事杖殺之懷恩至靈武收合散亡其衆復振　懷恩引回紇吐蕃至邠州節度使白

自喪亂以來汴水湮廢漕運者自江漢抵梁洋迂險勞費晏乃疏浚汴水遺元載書具陳漕運利病令中外相應自是每歲運米數十萬石以給關中唐世稱漕運之能者推晏為首後來者皆遵其法度云

夏五月初行五紀曆

罷孝悌力田及童子科　楊綰奏孝悌力田無實狀及童子科皆僥倖悉罷之

六月罷河中節度及耀德軍　郭子儀以安史昔據洛陽故諸道置節度使以制其要衝今大盜已平而所在聚兵耗蠹百姓表請罷之仍自河中為始上從之

秋七月税青苗錢給百官俸　時以

由邠寧度支營田副使知奉天行營事號令嚴一軍中畏輯攉涇州刺史封郡王至德宗建中四年再見

魯公顏真卿

封丹陽子

八年以刑

孝德及郭子儀子晞拒守懷恩進逼奉天與子儀大軍遇遂退會監軍柏文達擊摧砂堡靈武縣皆下之進攻靈州懷恩聞之遽歸夜襲文達大破之吐蕃遂陷涼州還

國用急不及秋苗方青即征之號青苗錢

劉友益曰官俸未有書所出者書所出識也是故玄宗之給官俸書始加賦代宗之給官俸書税青苗錢皆譏辭也

臨淮武穆王李光弼卒 上之幸陝也光弼竟遷延不至上恐遂成嫌隙以其母在河中數遣中使存問之吐蕃退除光弼東都留守光弼辭以就江淮糧運引兵歸徐州上迎其母至長安厚加供給使其弟光進掌禁兵遇之加厚光弼在徐州擁兵不朝諸將田神功等不復稟畏愧恨成疾而卒詔以王縉都統諸道行營

部尚書授朔方行營宣慰使來行罷知省事進封曹郡公至德宗興元元年再見

渤海侯高適

初為西川節度使至是召還為刑部侍郎

至邠州攻之不克明年再見

尹起莘曰事君有大義不可擇左散騎常
利害而為之蘇峻之亂陶侃遷侍封縣侯
廷顧望賴溫嶠左右推輓同濟尋卒　適
國事君子猶為之不滿光弼為遭時多難
中興元功特以畏讒疑沮緩於以功名自
勤王遂至諸將不復稟畏愧恨許而言浮
而死君子深為之惜嗚呼以臨其術不為
淮之功少有疑沮猶不足以全縉紳所推
始終況下於臨淮者乎　然政寬簡
僕固懷恩引回紇吐蕃入寇詔郭子所至人多
儀出鎮奉天　懷恩至靈武收合便之年五
散亡其衆復振上厚撫其家下詔十始為詩
曰懷恩勛勞著於帝室疑隙之端即工每一
起自羣小君臣之義情實如初但篇咸好事
當諳闕更勿有疑懷恩竟不從遂者共相傳
引回紇吐蕃十萬衆入寇京師震布

駭會子儀自河中入朝詔子儀出鎮奉天召問方畧對曰懷恩勇而少恩士心不附所以能入寇者因思歸之士耳懷恩本臣偏裨其麾下皆臣部曲必不忍以鋒刃相向無能為也

九月關中蟲蝗霖雨

冬十月懷恩逼奉天郭子儀出兵懷恩退　懷恩與回紇吐蕃進逼奉天諸將請戰子儀曰虜深入利速戰吾堅壁以待之彼必以吾為怯而不戒乃可破也敢言戰者斬既而夜出陳於乾陵之南虜始以子儀為無備欲襲之忽見大軍驚愕遂不戰而退懷恩之南寇也河西節度使楊志烈發卒五千謂監軍

贊皇子李栖筠初以工部侍郎出為常州刺史至是以治行進銀青光祿大夫封縣子至帝大歷八年再見

柏文達曰君將之以攻靈武則懷恩有返顧之慮此亦救京師之一奇也文達進攻靈州懷恩遁歸夜襲文達大破之士卒死者殆半文達將餘衆歸哭而入志烈迎之曰此行有安京室之功卒死何傷士卒怨其言未幾吐蕃圍涼州士卒不為用志烈奔甘州為沙陀所殺涼州遂陷沙陀者姓朱邪世居沙陀磧因以為名

懷恩寇邠州不克而遁

初郭子儀聞虜遁邠州遣其子晞將兵救之虜攻之不克及還又攻之不克遂遁晞在邠州縱士卒為暴節度使白孝德患之而不敢言段秀實自請補都虞候晞軍士入市取酒剌

酒翁壞釀器秀實列卒盡取其首注槊上植市門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恐秀實曰無傷也請往解之選老躄者一人馳馬至晞門甲者出秀實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晞出秀實讓之曰副元帥勳塞天地當念始終今常侍恣卒為暴行且致亂亂則罪及副元帥郭氏功名其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敢不從命叱左右皆解甲敢譁者死秀實因留宿軍中且俱至孝德所謝

十二月加郭子儀尚書令不受　子儀以太宗為此官近皇太子亦為之不敢當遂不受還鎮河中

戶部奏是歲戶口之數　戶二百九十餘萬口一千六百九十餘萬

乙巳

永泰元年

春正月大赦改元

以李抱真為澤潞節度副使

抱真以山東有變上黨為兵衝而荒亂之餘無以贍軍乃籍民每三丁選一壯者免其租徭給弓矢使農隙習射歲暮都試行其賞罰比二年精兵二萬府庫充實遂雄視山東天下稱澤潞步兵為諸道最

三月命文武之臣十三人於集賢殿待制

上命僕射裴冕郭英乂等於集賢殿待制左拾遺獨孤及上疏曰陛下召冕等待制以備詢問

儀王璲　封四十八年卒贈太傅子侁鍾陵郡王健廣陵郡王

武威王李光進　封涼國公四年進封

李正己　本名懷玉為平盧節度使侯希逸兵馬使得衆心希逸忌之因事解其職軍中皆言不當廢尋逐希逸出之詔即以懷玉為留

僕固懷恩　是年合吐蕃回紇吐谷渾党項衆數十萬入寇令吐蕃自北道趣奉天党項自東道趣同州吐谷渾奴剌之衆自西道趣盩厔

回紇　毗伽可汗為僕固懷恩所誘與吐蕃等犯塞會郭子儀輕騎至營約共擊吐蕃吐蕃遁回紇大酋藥葛羅興子儀將白孝德追

此盛德也然恐陛下雖容其直而不錄其言有容下之名無聽諫之實則臣之所耻也今師興不息十年矣擁兵者第館亘街陌奴隸厭酒肉而貧人羸餓就役剝膚及髓長安城中白晝椎剽民不敢訴有司不敢以聞茹毒飲痛窮而無告陛下不思所以救之臣實懼焉今天下惟朔方隴西有吐蕃僕固之虞邠涇鳳翔之兵足以當之矣東南泊海西盡巴蜀無鼠竊之盜而兵不為解臣不知其故假令扼要害之地俾置屯禦悉休其餘歲可減國租之半陛下豈可持疑於改作使率土之患日甚一日乎上不能用

武威郡王累遷太子太保卒

昌化王白孝德

初為李光弼裨將守河陽以功累至邠寧行營節度使至是懷恩入寇孝德擊敗之

後賜今名於是正巳遂有淄青齊海登萊沂密德棣十州與田承嗣等輔牙相倚帝不能制至帝大歷十年再見

回紇繼吐蕃之後懷恩又以朔方兵繼之行至中途遇暴疾死於鳴沙其將范志誠代領其衆寇涇陽會回紇與郭子儀合擊吐蕃志誠兵潰懷恩子名臣以千餘騎降

破之於靈臺西原使胡祿都督等入見

吐蕃

是年遣使入朝請和詔宰相元載杜鴻漸與盟於興唐寺未幾僕固懷恩誘以犯塞遣大將尚結息贊摩

吐蕃遣使請和 詔元載等與之盟
上問郭子儀曰吐蕃請盟何如子
儀對曰吐蕃利我不虞若不虞而
來國不可守矣乃遣兵戍奉天
是春不雨斗米千錢
夏四月以裴諝為左司郎中 河東
祖庸使裴諝入奏事上問榷酤之
利諝不對復問對曰臣自河東來
所過見菽粟未種農夫愁怨臣以
為陛下見臣必先問人之疾苦乃
責臣以營利臣是以未敢對也上
謝之拜左司郎中
劒南節度使嚴武卒
畿內奏捻 京兆尹第五琦請稅百
姓田十畝收其一此古什一之法
也上從之

會郭子儀
與回紇約
盟擊吐蕃
子儀使孝
德引兵追
破之於靈
臺西原封
郡王至德
宗建中元
年再見
定襄王郭
英乂
封四年授
西川節度

始懷恩
拒命士不
弛甲凡三
年帝隱忍
數下詔未
嘗聲言其
反及死帝
惻然曰懷
恩不反為
左右所誤
耳
宋祁曰
懷恩與
賊百戰
閣宗死
事至四

等帥衆十
萬趣奉天
為朔方兵
馬使渾瑊
所破復侵
醴泉大掠
而歸同華
節度使周
智光邀擊
破之吐蕃
退至邠州
與回紇還
攻奉天會
回紇與郭
子儀謀襲
吐蕃以謝

平盧將李懷玉逐其節度使侯希逸
詔以懷玉為留後賜名正已　希逸好遊畋營塔寺兵馬使懷玉得衆心希逸忌之因事解其軍職希逸宿於城外軍士閉門奉懷玉為帥希逸奔滑州召還京師以鄭王邈為節度使懷玉知留後賜名正已時成德李寶臣魏博田承嗣相衛薛嵩盧龍李懷仙收安史餘黨各擁勁卒數萬治兵完城自署將吏不供貢賦與山南東道梁崇義及正已皆結為婚姻互相表裏朝廷專事姑息不能復制

秋

九月置百高座講仁王經　內出經二寶輿以人為菩薩鬼神之狀導以音樂鹵簿百官迎於光順門外

使日益驕希修毀玄宗行宮繪像自居之漢州刺史崔旰襲之英乂奔簡州為韓澄所害

鄭公嚴武

封三年為劍南節度使卒贈尚書左僕射

十六人遇吐蕃遂

遂迅埽逋燕趙無餘埃功高威重不能防患凶德根於心弗得其所果於犯上惜哉

党項

是歲侵唐富平尋與吐蕃回紇等從僕固懷恩犯塞大酋鄭庭郝德等入同州至奉天西掠白水東侵蒲津為同華節度使周

從至發聖西明寺講之　武三鎮
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雜虜入寇懷劒南厚賦
恩道死召郭子儀屯涇陽冬十月斂窮奢侈
回紇受盟而還吐蕃夜遁　懷恩尊𢾰戮母
誘回紇吐蕃等數十萬衆入寇子數戒之武
儀遣使入奏於上曰虜皆騎兵其不從及卒
來如飛請令鳳翔渭濮坊寧鎮西母曰吾今
河南淮西諸節度各出兵以扼其始免為官
衝要上從之諸道多不時出兵淮蜱矣然吐
西李忠臣得詔亟命治行諸將請蕃畏之不
擇日忠臣怒曰父母有急豈可擇敢犯其境
日而後救耶即日就道懷恩遇暴初武母裴
疾死其大將范志誠代領其衆吐不為父挺
蕃十萬衆至奉天朔方兵馬使渾之所容獨
瑊帥驍騎二百衝之虜衆披靡瑊厚其妾英
挾虜一將躍馬而還夜復引兵襲武始八歲

智光所敗郭子儀使慕容休貞以書來諭降鄭庭等皆詣鳳翔內附

吐谷渾

奴剌從僕固懷恩犯塞

之殺千餘人京師聞虜至奉天始怪問其母
罷百高座講召子儀使屯涇陽上毋語之故
自將六軍屯苑中下詔親征百官武以鐵撾
入朝魚朝恩從禁軍十餘人操白就莫寢碎
刃宣言曰吐蕃數犯郊畿車駕欲其首左右
幸河中何如劉給事出班抗聲曰驚白挺之
救使反耶令屯軍如雲不戮力扞曰郎戲殺
寇而遽欲脅天子棄宗社非反而莫武辭曰
何朝恩驚沮事遂寢會大雨旬日安有大臣
虜不能進大掠而去同華節度使厚妾而薄
周智光引兵邀擊破之遂北至鄜妻者兒故
州殺鄜州刺史張麟焚坊州三千殺之非戲
餘家十月復講經吐蕃退至邠州也父奇之
遇回紇復相與入寇合兵圍涇陽曰真挺之
子儀命諸將嚴備不戰時回紇與之子也
吐蕃聞懷恩死已爭長不相睦分

營而居子儀知之使牙將李光瓚說回紇欲與共擊吐蕃回紇不信曰郭公在可得見乎光瓚歸報子儀曰今衆寡不敵昔與回紇契約甚厚不若挺身說之可不戰而下也諸將請選鐵騎五百衛從子儀曰此適足為害耳子晞扣馬諫曰大人國之元帥奈何以身為虜餌子儀曰今戰則父子俱死而國家危往以至誠與之言或幸而見從則四海之福也不然則身沒而家全遂與數騎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大將藥葛羅執弓注矢立於陳前子儀免冑釋甲投鎗而進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前執藥葛羅手

扶風公第五琦

初以同平章事坐累流夷州至是吐蕃寇京師郭子儀表為糧料使尋判度支等使封郡公還戶部侍郎後坐事貶括州刺史

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於唐唐之報汝亦不薄奈何負約深入吾地棄前功結後怨背恩德而助叛臣手且懷恩叛君棄母於汝何有今吾挺身而來聽汝殺之我之將士必致死與汝戰矣藥葛羅曰懷恩欺我言天可汗已晏駕令公亦捐館中國無主我是以來今皆不然懷恩又為天所殺我曹豈肯與令公戰乎子儀因說之曰吐蕃無道所掠之財不可勝載此天賜汝也全師而繼好破敵以取富為汝計孰便於此藥葛羅曰吾為懷恩所悞負公誠深今請為公盡力以謝過然懷恩之子可敦凡弟也願勿殺子儀許之因取酒與其酋長共

稍遷東都留守德宗聞其才欲用之會卒子峯以孝著

韓公苗晉卿

進封八年以侍中進太保卒贈太師謚文貞晉卿練達事體

飲藥葛羅使子儀先執酒爲誓子
儀酹地曰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
汗亦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有負
約者身隕陳前家族滅絕盃至藥
葛羅亦酹地曰如令公誓於是諸
酋長大喜曰軍中巫言此行安穩
不與唐戰見一大人而還今果然
矣遂與定約而還吐蕃聞之夜遁
回紇遣其酋長入見天子藥葛羅
帥衆追吐蕃子儀使白孝德帥精
兵與俱大破吐蕃於靈臺西原殺
獲萬計子儀恐懷恩驍將逃入外
夷請招之詔赦其罪懷恩之姪名
臣自回紇來降党項帥鄭庭郝德
等亦詣鳳翔降　按通鑑綱目俱
云藥葛羅追吐蕃郭子儀使白元

再柬政小
心謹畏時
人比之胡
廣初吐蕃
犯京晉鄉
臥病賦與
入脅之晉
鄉閉口不
言虜不敢
害十子發
丕堅槊垂
向呂猳望
咸昝與帝
王同名

清源侯郭

光與俱大破吐蕃於靈臺西原查
白元光傳竝無其事獨白孝德傳
有云吐蕃退走子儀命孝德追擊
之疑以孝德誤作元光
尹起莘曰子儀輕騎見虜之事
至今以為美談然非忠信素著
何以得此眞可謂社稷之臣矣
閏月以路嗣恭為朔方節度使　子
儀以靈武初復百姓彫弊戎落未
安請以嗣恭鎮之嗣恭披荆棘立
軍府威令大行
郭子儀還河中　子儀在河中以軍
食常乏乃自耕百畝將校以是為
差於是士卒皆不勸而耕野無曠
土軍有餘糧
漢州刺史崔旰殺西川節度使郭英

曖
子儀子尚
昇平公主
拜駙馬都
尉封縣侯
至德宗貞
元三年再
見

又　初嚴武奏盱為漢州刺史將兵擊吐蕃拔數城攘地數百里武卒行軍司馬杜濟等共請英乂為節度使盱與所部請大將王崇俊為節度使會朝廷已除英乂英乂至誣崇俊以罪誅之召盱還成都盱辭不至英乂怒將兵攻之大敗而還初玄宗之離蜀也以所居行宮為道觀仍鑄金為真容英乂奏為軍營因徙去真容自居之盱因宣言英乂反而襲之英乂奔簡州普州刺史韓澄殺英乂送首于盱邛州牙將柏茂林瀘州牙將楊子琳劒州牙將李昌夔各舉兵討盱蜀中大亂

流顧錄於錦州　華原令顧錄上言

元載子伯和等招權受賄坐流錦州

丙午

大歷元年

春正月敕復補國子學生 自安史之亂國子監室堂頹壞軍士多借居之祭酒蕭昕上言學校不可遂廢故有是詔

以戶部尚書劉晏侍郎第五琦分理天下財賦

二月釋奠於國子監 是日命宰相帥常參官魚朝恩帥六軍諸將往聽講子弟皆服朱紫為諸生朝恩既貴顯乃學講經為文僅能執筆辨章句遽自謂才兼文武莫敢與之抗

信都伯賈至

曾之子以禮部侍郎待制集賢院至是徙兵部侍郎累封縣伯至七年再見

宦者魚朝

周智光

還華州益驕橫詔入朝不至帝命鄜坊節度使杜冕從張獻誠於山南以避之智光遣兵於商山邀之不獲智光自知罪重乃

貶顔真卿為陜州别駕　元載專權恐奏事者攻訐其私乃請百官論事皆先白宰相然後奏聞真卿上疏曰諫官御史陛下之耳目今使論事者皆先白宰相是自掩其耳目也李林甫為相深疾言者下情不通卒成幸蜀之禍陵夷至於今日其所從來者漸矣夫人主大開不諱之路羣臣猶莫敢盡言況今宰相大臣裁而抑之天下之士從此鉗口結舌陛下見無復言者以為天下無事可論是林甫復見於今日也陛下儻不早寤漸成孤立悔無及矣載以為誹謗貶之

以杜鴻漸為劍南東西川副元帥山南西道節度使張獻誠與崔旰

恩封馮翊郡公四年以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判國子監進封鄭國公至五年再見

聚亡命無賴子弟衆至數萬縱其剽掠以悅其心擅留關中漕米二萬斛藩鎮貢獻往往殺其使者而奪之殺陜州監軍張志斌時志斌自陜入奏道過華州智光館之

戰於梓州敗走旌節皆為所奪鴻漸至蜀境聞之而懼使人先達意於旰許以萬全旰卑辭重賂以迎之鴻漸至成都見旰接以溫恭無一言責其干紀又數薦之於朝請以節制讓旰以柏茂林楊子琳李昌巙各為本州刺史上不得已從之以旰為成都尹西川節度使行軍司馬

以馬璘兼邠寧節度使　以四鎮北庭行營節度使馬璘兼領邠寧璘以段秀實為都虞候卒有能引弓重二百四十斤者犯盜當死璘欲生之秀實曰將有愛憎而法不一雖韓彭不能為理璘善其議竟殺之璘處事或不中理秀實力爭之

志斌責其部下不肅智光怒曰僕固懷恩不反正由汝輩激之我亦不反今為汝反矣叱下斬志斌朝士選舉人畏智光之暴多自同州竊過智光遣將兵邀之於路死

璘或怒甚秀實曰秀實罪若可殺何以怒為無罪殺人恐涉非道璘拂衣起良久置酒召秀實謝之自是事皆咨秀實而後行聲稱殊美

秋　八月以魚朝恩判國子監事　中書舍人常兖言成均之任當用名儒不宜以宦官領之不聽命宰相百官送朝恩上朝恩執易升高座講鼎折足以譏宰相王縉怒元載怡然朝恩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

冬　十月上生日諸道節度使上壽

上生日諸道節度使獻金帛器服珍玩駿馬為壽共直緡錢二十四萬常兖上言節度使非能男耕女織必取之於人斂怨求媚不可長

者甚衆朝廷未暴其罪詔加智光檢校左僕射遣中使余元仙持告身授之智光慢罵曰智光有大功於天下國家不與平章事而與僕射且同華地狹不足展材若益

也上不聽

十一月赦天下改元

停什一税法 京兆尹第五琦用什一税法民多流亡至是停之

十二月周智光殺陜州監軍張志斌 志斌入奏事責智光部下不肅智光怒斬之詔加智光僕射智光慢罵郭子儀屢請討之不許

以陳少遊為宣歙觀察使 少遊為吏彊敏而好賄善結權貴以是得進除桂管觀察使惡其道遠多瘴癘宦官董秀掌樞密少遊請歲獻五萬緍又納賂於元載之子仲武内外薦引遂改宣歙

以陜虢商鄜坊五州庶猶可耳因歷數大臣過失且曰此去長安百八十里智光夜眠不敢舒足恐踏破長安城至於挾天子令諸侯惟周智光能之元仙殷慄智光徐

	丁未
	大歷二年 春正月詔郭子儀討周智光斬之子儀命大將渾瑊李懷光軍於渭上華州牙將姚懷李延俊殺智光以其首來獻 二月郭子儀入朝 上禮重子儀謂之大臣而不名其子曖尚昇平公主嘗與爭言曖曰汝倚乃父為天子耶我父薄天子不為公主恚奔車奏之上曰此非汝所知彼欲為天子天下豈汝家所有耶慰諭令
	趙公魏少游 封鉅鹿縣侯十一年以江西觀察使為刑部尚書進封趙國公至六年再見

遣百鐵遣之明年再見

周智光	時智光據同華反帝詔郭子儀密圖之子儀命渾瑊李懷光軍於渭上智光麾下聞之皆有離心其大將
吐蕃	遣使如唐與宰相及魚朝恩盟於興唐寺俄侵靈州掠宜祿為朔方節度留後路嗣恭所破

歸子儀聞之囚晙入待罪上曰鄙諺有之不痴不聾不為家翁兒女子閨房之言何足聽也子儀歸杖晙數十

夏六月杜鴻漸入朝秋七月以崔旰為西川節度使 鴻漸入朝廣為貢獻因薦旰才堪寄任上亦務姑息乃罷鴻漸復知政事以旰為節度使

魚朝恩作章敬寺 朝恩以賜莊為章敬寺以資太后冥福窮壯極麗盡都市之材不足用奏毀曲江及華清宮館以給之衛州進士高郢上書曰先太后聖德不必以一寺增輝國家永圖無寧以百姓為本捨人就寺何福之為且古之明主

李漢惠帥所部降於子儀詔貶智光澧州刺史其牙將姚懷等殺智光并殺其二子以獻餘黨皆伏誅

李忠臣本董秦也初為平盧兵馬使降史思明尋

新羅王憲英卒子乾運立

積善以致福不費財以求福修德
以消禍不勞人以禳禍今徇左右
之過計傷皇王之大猷臣竊為陛
下惜之不報始上未甚重佛元載
王縉杜鴻漸皆好佛縉尤甚不食
葷血鴻漸亦以使蜀無恙飯千僧
縉鴻漸二人造寺無窮上嘗問曰
佛言報應果有之耶載等對曰國
家運祚靈長非宿植福業何以致
之福業已定雖時有小災終不為
害所以安史皆有子禍懷恩出門
病死二虜不戰而退此皆非人力
所及豈得言無報應也上由是深
信之常於禁中飯僧百餘人有寇
至則令僧講仁王經以禳之寇去
則加厚賞賜胡僧不空官至卿監

遵歸賜今
氏名秩淮
西節度使
至是入朝
時周智光
為麾下所
殺忠臣以
收華州為
名帥所部
兵大掠自
潼關至赤
水二百里
間財畜殆
盡官吏有
衣紙或數
日不食者

出入禁闥勢移權貴良田美利多歸僧寺由是中外臣民承流相化皆棄人事而奉佛政刑日紊矣

九月吐蕃圍靈州冬十月路嗣恭擊却之

十二月郭子儀入朝　時盜發子儀父冢捕之不獲人以為魚朝恩素惡子儀疑其使之子儀入朝朝廷憂其為變及見上上語及之子儀流涕曰臣久將兵不能禁暴軍士多發人冢今日及此乃天譴非人事也朝廷乃安　子儀禁無故軍中走馬南陽夫人乳母子犯禁都虞候杖殺之諸子泣訴子儀叱遣之語僚佐曰子儀諸子皆奴材也不賞父之都虞候而惜母之乳母

至十年再見

子非奴材而何

戊申

大歷三年

春正月上幸章敬寺度僧尼千人

三月乙巳朔日食

夏四月崔旰入朝復使還鎮 旰入朝以弟寛為留後楊子琳帥精騎數千乘虛突入成都朝廷聞之加旰工部尚書賜名寧遣還鎮寛與子琳戰數不利寧妾任氏出家財募兵得數千人帥以擊子琳破走之

徵李泌於衡山 泌既至復賜金紫為之作書院於蓬萊殿側上時過之除拜方鎮給舍以上軍國大事

濟王環 封四十四年卒子儀永嘉郡王倪平樂郡王

金城王辛雲京 封七年卒謚忠獻

李懷仙 為幽州盧龍節度使七年為兵馬使朱希彩所殺族其家

回紇 光親可敦卒唐遣右散騎常侍蕭昕弔祭

吐蕃 是歲引兵十萬侵靈武關鳳翔將李晟出大震關屠定秦堡遂

皆與之議欲以泌為相泌固辭　上贈建

追諡齊王倓為承天皇帝　上贈建寧王倓為齊王至是與李泌語欲厚加褒贈泌請用岐薛故事贈太子上泣曰吾弟首建靈武之議成中興之業岐薛豈有此功乎竭誠忠孝乃為讒人所害歸使尚存朕必以為太弟今當崇以帝號成吾夙志乃追諡倓曰承天皇帝

六月幽州將朱希彩殺其節度使李懷仙詔以希彩知留後　兵馬使朱希彩及經略副使朱泚泚弟滔共殺懷仙希彩自稱留後成德節度使李寶臣遣將討希彩不克朝廷不得已宥之以王縉領盧龍節度使希彩知留後縉至幽州希彩

雲京有膽决治謹於法下有犯雖纖毫無貸賞功亦如之故軍中畏而信

鄧公張獻誠

封七年為山南西道節度使以疾歸京師

解靈武之圍而還

盛兵以逆之縉晏然而行希彩迎拜從父弟謁甚恭縉度終不可制勞軍而還獻恭自代

秋七月遣右散騎常侍蕭昕使回紇尋卒

回紇可敦死以昕為弔祭使回紇庭詰昕曰我於唐有大功唐柰何失信市我馬不時歸其直昕曰回紇之功唐已報之矣僕固懷恩之叛回紇助之與吐蕃連兵入寇逼我郊畿及懷恩死吐蕃走然後回紇懼而請和我唐不忘前功加惠而縱之不然匹馬不歸矣乃回紇負約豈唐失信耶回紇慙厚禮而歸之

內出孟蘭盆賜章敬寺設七廟神座書尊號於旛上百官迎謁於光順門自是歲以為常

晉陵侯蕭昕

昕為右散騎常侍使回紇歸擢工部尚書進爵為侯至德宗建中四年再見

八月吐蕃寇靈武

以王縉領河東節度使　河東節度使辛雲京卒以縉代之兵馬使王無縱等恃功驕蹇以縉書生易之多違約束縉悉擒斬之并其黨七人諸將悍戾者殆盡軍府始安

九月鳳翔都將李晟屠吐蕃定秦堡吐蕃遁還　鳳翔節度使李抱玉使其將李晟將兵五千擊吐蕃晟曰以力則五千不足用以謀則太多乃將千人出大震關至臨洮屠吐蕃定秦堡焚其積聚而還吐蕃聞之釋靈州之圍而去

冬十二月以馬璘為涇原節度使　元載以吐蕃連歲入寇璘以四鎮兵屯邠寧力不能拒而郭子儀以

朔方重兵鎮河中深居腹中無事之地乃與子儀及諸將議徙璘鎮涇州而使子儀以朔方兵鎮邠州曰若以邊土荒殘軍費不給則以內地租稅金帛以助之諸將皆以為然徙璘為涇原節度使以邠寧慶三州隸朔方璘先往城涇州以都虞候段秀實知邠州留後初四鎮北庭兵遠赴中原之難久羈旅數遷徙勞弊怨誹兵馬使王童之謀作亂期以辛酉旦警嚴而發前夕有告之者秀實陽召掌漏者怒之以其失節令每更來白輒延之數刻遂四更而曙童之不果發告者又云今夕欲焚馬坊草因救火作亂中夕火果發秀實命軍中行

者皆止坐者勿起各整部伍嚴守要害薰之白請救火不許及旦捕薰之及其黨八人皆斬之下令曰後從者族流言者刑遂從於涅

平盧許杲作亂討平之　平盧行軍司馬許杲將卒三千人駐濠州不去有窺淮南意上召淮南節度副使張萬福為行營防禦使討杲萬福至和州杲懼移軍楚州大掠萬福追討之杲為其將康自勸所逐自勸擁兵繼掠循淮而東萬福倍道追殺之淮南節度使韋元甫將厚賞將士萬福曰官健常虛耗衣糧今立小功不足過賞請用三分之一

己酉

大歷四年

春正月郭子儀入朝

子儀入朝魚朝恩邀之遊章敬寺元載恐其相結密使告子儀曰朝恩謀不利於公子儀不聽將士請衷甲以從者三百人子儀曰我國之大臣彼無天子之命安敢害我若受命而來汝曹欲何為乃從家僮數人而往朝恩驚問其故子儀以所聞告且曰恐煩公經營耳朝恩撫膺流涕曰非公長者能無疑乎

夏五月以僕固懷恩女嫁回紇

初懷恩死上憐其有功置其女宮中養以為女回紇請以為可敦上冊懷恩女為崇徽公主遣兵部侍郎

衛公杜鴻漸

封七年位黃門侍郎同平章事以疾辭位帝許之罷相三日卒贈太尉諡文憲 鴻漸溺浮圖術晚節尤甚病篤令僧削髮遣

回紇

毗伽可汗遣使入朝請昏帝以僕固懷恩女為崇徽公主嫁之可汗立以為可敦

吐蕃

是歲侵靈州聞郭子儀遣兵馬使渾瑊將

李涵送之涵奏祠部郎中董晉為令為塔以
判官至回紇回紇言唐約我為市馬既彝
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乎取冀公裴冕
之涵懼不敢對晉曰吾非無馬而
與爾為市為爾賜不既多乎爾之封十三年
馬歲至吾數皮而歸邊吏請致以左僕射
詣也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侵同平章事
犯諸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初元載為
較馬爾之父子寧而畜馬蕃者非新平尉冕
我誰使之於是其衆皆環晉拜既嘗薦之及
又相帥南面序拜皆舉兩手曰不載用事以
敢有意大國冕老病易
六
月郭子儀從鎮邠州　子儀遷邠制故舉以
州其精兵皆自隨餘兵使裨將將為相受命
之分守河中朔方軍士久家河中之際蹈舞
頗不樂從往往自邠逃歸行軍司仆地載趨

兵救之乃
還

馬嚴郢領蜀府悉捕得誅其渠帥而扶之代衆心乃定

冬十月杜鴻漸卒

以裴冕同平章事十二月卒

為謝詞尋卒　冕性豪侈輿服食飲皆光麗珍豐每廣會賓客不能名其饌自製巾子工甚人爭效之號僕射巾

庚戌

大歷五年

春三月魚朝恩伏誅　朝恩專典禁兵勢傾朝野陵侮宰相每奏事以

宦者魚朝恩

吐蕃

是歲侵永壽

必允為期朝廷政事有不預者輙怒曰天下事有不由我者邪上聞之不懌元載乘間奏朝恩專恣不軌請除之上令載為方畧朝恩入殿常使射生將周皓將百人自衛又使陜州節度使皇甫溫握兵於外以為援載皆以重賂結之從溫為鳳翔節度使外重其權實內溫以自助也載又請割興平武功天興隷神策軍朝恩喜於得地殊不以載為虞皇甫溫至京師載留之因與溫皓密謀誅朝恩既定計白上上曰善圖之勿反受禍上以寒食宴貴近於禁中載守中書省宴罷朝恩將出上責其異圖皓與左右縊殺之以尸還其家賜𢾾京畿繫

進封鄭公

五年伏誅

四且曰北軍將士皆朕爪牙勿有憂懼

尹起莘曰代宗去三宦官李輔國書盜殺程元振書流放魚朝恩獨書伏誅蓋代宗面責朝恩數其罪而戮之故得正其誅也雖然代宗知宦者之弊盡修太宗舊制內侍不置三品黄衣廪食止於守門傳命然後盡挈兵柄歸於將帥庶幾禍根屏絶令則不然遂使宦官因仍自若迨為唐室不振之禍豈不惜哉

置度支轉運常平鹽鐵等使委宰相領之

以楊綰為國子祭酒徐浩為吏部侍郎 元載既誅魚朝恩上寵任益

厚載遂志氣驕溢自謂有文武才畧弄權舞智政以賄成吏部侍郎楊綰典選平允不附載嶺南節度使徐浩貪佞傾南方珍貨以賂載載以綰為國子祭酒引浩代之

秋七月京畿饑斗米千錢

以李泌為江西觀察判官　上悉知元載所為以其任政日久欲全始終因獨見深戒之載猶不悛上由是稍惡之載以李泌有寵忌之會江西觀察使魏少游求參佐上謂泌曰元載不容卿朕今匿卿於魏少游所俟朕決意除載當有信報卿可束裝來乃以泌為江西判官且屬少游使善待之

辛亥

大歷六年

春二月召李抱玉專備隴坻　河西隴右山南西道副元帥李抱玉上言凡所掌之兵當自訓練今自河隴達於扶文綿亘二千餘里撫御至難若吐蕃兩道俱下臣保固汧隴則不救梁岷進兵扶文則寇逼關輔首尾不贍進退無從願更擇能臣委以山南使臣得專備隴坻詔從之

嶺南蠻酋梁崇牽作亂討平之　崇牽據容州與西原蠻連兵攻陷城邑容州經畧使王翃以私財募兵不數月斬賊帥歐陽珪馳詣廣州見節度使李勉請兵以復容州勉

趙公魏少游

進封五年卒　少游前後四為京兆尹雖無赫赫名然善任人緣飾規檢有足稱者

吐蕃

遣使入朝請和詔兼御史大夫吳損報聘

以為難胡曰然則但乞移牒諸州揚言出兵冀藉聲勢亦可成功勉從之胡乃募得三千餘人破賊數萬拔容州擒崇牽

三月河北旱米斗千錢

秋八月以李栖筠為御史大夫先是成都司錄李少良上書言元載奸贓陰事上置少良於客省少良以上語告友人韋頌殿中侍御史陸珽以告載載奏之上以少良頌珽離間君臣敕付京兆皆杖死載以所擬官多非法恐為有司所駁奏凡別敕除六品以下官乞令吏部兵部無得檢勘上亦從之然益厭其所為思得士大夫之不阿附者為腹心漸收載權內出制書以栖

篤為御史大夫宰相不知載由是
稍絀
以韓滉判度支 自兵興以來所在
賦斂無度倉庫出入無法國用虛
耗滉為人廉勤精於簿領作賦斂
出入之法吏不敢欺亦值連歲豐
穰邊境無寇自是倉庫蓄積始充

壬子

大歷七年

春正月回紇使者犯朱雀門 回紇
使者擅出鴻臚寺掠人子女毆擊
所司以三百騎犯金光朱雀門上
遣中使諭之乃止其後屢出殺人
上皆不問
秋七月盧龍將吏殺其節度使朱希

信都伯賈
至
封七年進
京兆尹以
右散騎常
侍卒贈禮

彩冬十月詔以朱泚代之　希彩殘虐孔目官李懷瑗因眾怒伺間殺之眾未知所從經略副使朱泚弟滔潛使百餘人於眾中大言曰節度使非朱副使不可眾皆從之泚遂權知留後遣使言狀詔以泚為節度使

部尚書諭曰文　至初擢明經第解褐單父尉天寶末從玄宗幸蜀拜起居舍人知制誥玄宗傳位於肅宗至當誤冊文既進稟肅宗謂曰昔先天誥命乃臨父為之辭

癸丑

大曆八年

春正月昭義節度使薛嵩卒　嵩子平年十二將士脅以為帥平偽許之而讓其叔父崿夜奉父喪逃歸鄉里制以崿知留後

二月永平節度使令狐彰卒　彰遺表稱劉晏李勉可委大事詔以勉代彰

夏五月貶徐浩為明州別駕　浩妾

今兹冊命又兩為之兩朝盛典俱出卿父子手可謂纖美矣

鄭王邈

進封十二年為平盧淄青節度天使卒贈昭靖太子

汧公勉

田承嗣

為魏博節度使十一年為安史父子立祠謂之四聖且求為相帝使內侍諷承嗣令

回紇

使者歸國盡載帝賜遺及馬價而還昂遣使赤心以馬萬匹復求互市帝命市六千

弟侯莫陳怤為美原尉浩屬京兆鄭王元懿毀之而加
尹杜濟虛以知驛奏優又屬薛邕曾孫為嶺同平章事
擬長安尉怤參臺御史大夫李栖南節度使以褒之封
筠列奏其狀敕禮部侍郎于邵等廉潔不暴雁門郡王
按之邵奏邕罪在赦前上怒皆貶征後召歸明年再見
之朝廷稍肅進工部尚
回紇使者辭歸　回紇自乾元以來書封國公
歲求和市每一馬易四十縑動至會永平節
數萬匹馬皆駑瘠無用朝廷苦之度使令狐
所市多不能盡其數至是上欲悅彰表以自
其意命盡市之回紇辭歸載賜遺代詔以勉
及馬價共用車千餘乘代之至德
秋八月朱泚遣弟滔將兵戍涇州宗貞元元
自安祿山反幽州兵未嘗為朝廷年再見
用至是泚遣滔將五千騎詣涇州
防秋上大喜勞賜甚厚

臨川王李

匹

吐蕃

是歲侵邠涇敗朔方兵馬使渾瑊於黃菁原乘勝欲掠汧隴聞李國臣引兵趨秦原欲絕其後遂自百里城返為渾瑊所邀擊

九月衢州刺史哥舒晃反

召郇模入見　晉州男子郇模以麻辮髮持竹筐葦席哭於東市人問其故對曰願獻三十字一字為一事若言無所取請以席裹尸貯筐中棄於野京兆以聞上召見其言團者請罷諸州團練使也監者請罷諸道監軍使也

冬十月加田承嗣同平章事

以江西觀察使路嗣恭討哥舒晃

吐蕃寇涇邠郭子儀遣渾瑊拒却之

吐蕃十萬衆寇涇邠子儀使朔方兵馬使渾瑊將步騎五千戰於宜祿宿將史抗等不用命官軍大敗子儀謂諸將曰敗軍之罪在我不在諸將然朔方兵精聞天下今為

國臣

封十五年為鹽州刺史吐蕃破渾瑊兵國臣引兵趣秦原吐蕃聞之懼自百里城回國臣尋卒

平陽王薛嵩

敗還

虜敗何以雪恥臧曰今日之事唯理城罪不則再見任子儀赦其罪使將兵趣朝那虜欲掠汧隴鹽州刺史李國臣曰虜乘勝必犯郊畿我犄其後虜必返顧乃引兵趣秦原虜聞之至百城返臧邀擊之於隘盡復得其所掠馬璘亦出精兵襲虜輜重殺數千人虜遂遁去

元載奏請城原州　初載嘗為西州刺史知河西隴右山川形勢言於上曰四鎮北庭既治涇州無險要可守隴山高峻南連秦嶺北抵大河今國家西境盡潘原而吐蕃戍推沙堡原州居其中當隴山之口其西監牧故地草肥水美平涼在其東獨耕一縣可給軍食故壘尚

仁貴從孫初為史朝義守相州朝義敗嵩以州降官僕固懷恩奏為相衛洺邢等州節度使大歷初封高平郡王號其軍為昭義尋徙封平陽至是卒詔其弟崇知留

存吐蕃棄而不居若乘間築之二旬可畢移京西兵戍之命郭子儀引軍戍涇州為之根本分兵守石門木峽漸開隴右進達安西據吐蕃腹心則朝廷可安枕矣并圖地形獻之會田神功入朝上問之對曰行軍料敵宿將所難陛下奈何用一書生語欲舉國從之乎載尋得罪事遂寢

後子平嵩謹奉職顧有治名

冀公路嗣恭

初名劒客為姑臧縣令考績為天下最玄宗以為可嗣漢魯恭王故賜今名累遷江

西觀察使哥舒晃反詔嗣恭焦嶺南節度使討之封國公至德宗建中二年再見

霍公令狐彰封九年為永平節度使以母喪去明卒贈

太傅子建
通運　彰
承滑毫離
亂之後治
軍勸農府
庫充實時
藩鎮率皆
跋扈獨彰
貢獻未嘗
闕歲遣兵
三千詣京
西防秋自
齎糧食所
過秋毫不
犯至是疾
亟勅子建

等歸東都私第遺表稱昔魚朝恩與臣有隙是以未得入朝臣今必不起倉庫畜牧先已封籍軍中將士按堵待命伏見吏部尚書劉晏工部尚書李勉可委任大事請

以代臣及卒將士欲立其子建為留後建誓死不從舉家西歸

贊皇子李

栖筠

封十年以御史大夫卒自為墓誌論文獻子吉甫栖筠莊重

甲寅

大歷九年

春二月郭子儀入朝　子儀言朔方
國之北門戰士耗散而吐蕃兼河
隴之地雜羌渾之衆勢强十倍願
更於諸道各發精卒戍四五萬人

寡言體貌軒特喜書多所通曉為文章勁迅有體要喜獎善而樂人攻已短為天下士歸重稱贊皇公云

信王瑝
封四十二年卒子佟新安王倜晉陵王

扶風王馬璘
為涇原節度使兼鄭潁

田承嗣
為魏博節度使十二年詔以其子華尚永

則可以制勝矣

三月詔以永樂公主妻田華

劉友益曰下嫁未有書妻者此許嫁也其書妻何譏也妻者以年為之齊也田承嗣祀安史父子謂之四聖逆節見矣以至尊之女而齊之逆臣之子非匹也故特書妻以譏之

夏六月胡僧不空死　贈司空賜爵肅國公謚大辯正廣智三藏和尚

京師旱秋七月雨　京兆尹黎幹作土龍祈雨自與巫覡更舞彌月不雨上聞之命撤土龍減膳節用七月雨

九月盧龍節度使朱泚入朝　初泚遣弟滔奉表請入朝自將防秋上

涼王璿　封四十二年辛子仂瀘陽郡王

鄭潁二州節度使入朝求同平章事詔以檢校左僕射知省事封郡王至十一年再見

樂公主欲固結其心而承嗣益驕慢明年再見

信都王田神功　封十三年為河南節

喜為築第京師以待之泚至蔚州有疾諸將請還泚曰死則與尸而前至京師宴犒甚盛泚請畱闕下以弟滔知畱後許之

度使入朝卒詔以其弟神玉知畱後　神功事母孝始嘗驕倨見官屬皆平受其拜及見李光弼與判官抗禮乃大驚徧拜官屬曰神功出於行伍不知禮儀諸君胡為

乙卯

大歷十年

春正月田承嗣反陷相州

郭子儀入朝　子儀嘗奏除州縣官一人不報僚佐以為言子儀謂曰兵興以來方鎮跋扈凡有所求朝廷必委曲從之蓋疑之也今子儀所奏人主以其不可而罷之是不以武臣相待而親厚之也諸君可賀矣又何怪焉聞者皆服

田承嗣陷洺衛州

詔諸道不得輒募兵

不言成神功之過乎由是折節謙損

壽王瑁 封五十一年卒贈太傅子僾德陽郡王伓濟陽郡王偡廣陽郡王伉薛國公傑國子祭酒

李寶臣 為成德節度使十四年寶臣弟寶正娶田承嗣女在魏州與承嗣子維擊毬馬驚誤觸維死承嗣怒囚寶

田承嗣 為魏博節度使十三年誘昭義兵馬使裴志清作亂志清逐其留後薛崿帥衆歸承嗣承嗣引兵襲取相

回紇 是年侵夏州州將梁榮宗破之於烏水郭子儀尋遣兵救夏州回紇遁還

吐蕃

三月河陽軍士逐三城使常休明　休明苛刻少恩軍士攻之奔兵馬使王惟恭為帥上遣中使慰撫之

三月陝州軍亂　陝州軍逐兵馬使趙令珍大掠庫物觀察使李國清不能制卑辭遍拜將士乃脫去會淮西節度使李忠臣入朝過陝上命按之忠臣設棘圍令軍士匿名投庫物一日獲萬緡盡以給其從兵

夏四月敕貶田承嗣發諸道兵討之

冬十月辛酉朔日食

李正已按兵不進李寶臣襲盧龍軍

吐蕃寇涇隴李抱玉馬璘等擊破之

貴妃獨孤氏卒追謚貞懿皇后

十一月田承嗣將吳希光以瀛州降

睦王述　時田承嗣不臣帝乃悉王諸子領諸鎮軍以威天下由是以述為睦王領嶺南節度大使至德宗貞元七年再見

郴王逾

正以告寶臣寶臣封杖殺承嗣使撻之承嗣遂杖殺寶正由是兩鎮交惡及承嗣拒命寶臣表請討之帝亦欲其自相圖則勢離易制即詔寶臣與朱滔薛兼訓等討承

州上遣使諭止之承嗣不奉詔遣其將盧子期寇洺州楊光朝寇衛州承嗣誘衛州刺史薛雄為亂雄不從使盜殺之屠其家盡據相衛四州之地自置長吏詔貶承嗣

侵臨涇隴州為鳳翔節度使李抱玉所破侵涇州又為涇原節度使馬璘所破

嶺南節度使路嗣恭克廣州斬哥舒
晃

以皇子封
領渭北鄜
坊節度大
使至德宗
建中四年
再見

忻王造

以皇子封
領昭義節
度大使至
憲宗元和
六年再見

恩王連

嗣攻其北
李正巳李
忠臣等攻
其南承嗣
遣其將裴
志清等寇
冀州志清
以其衆附
寶臣承嗣
悉衆圍之
寶臣使高
陽軍使張
孝忠將精
騎四千禦
之寶臣大
軍繼至承

為永州刺
史命李寶
臣朱滔李
正巳李忠
臣及諸道
兵討之承
嗣將霍榮
國以磁州
降李正巳
攻德州拔
之李忠臣
攻衛州承
嗣寇冀州
為李寶臣
所敗諸道
兵四合承

以皇子封授開府儀同三司至憲宗元和十二年再見

鄜王遘

以皇子封授開府儀同三司至德宗建中四年再見

隋王迅

嗣焚輜重嗣懼請來而進寶臣身歸朝實與滔攻滄臣正己圍州不克承貝州承嗣嗣將盧子出兵救之期寇磁州寶臣正己寶臣與昭引兵退李義屬後李忠臣亦釋承昭救之衛州南度大破子期河屯陽武於清水擒　承嗣遣送京師斬其將盧子之上嘉寶期寇磁州臣之功遣寶臣等救中使馬承之襲子期倩齎詔勞擒送京師

以皇子封授開府儀同三司至德宗興元元年再見

韶王暹

以皇子封授開府儀同三司至德宗貞元十二年再見

嘉王運

之將還寶斬之河南臣詔其館諸將又大遣之百縑破承嗣姪承倩詬詈悅於陳留擲出道中承嗣懼遣竇臣懟其使歸户口左右兵馬甲兵之數使王武俊於李正巳說寶臣曰正巳遂按今公在軍兵不進承中新立功嗣又遣使豎子尚爾以滄州與況寇平之李寶臣且後召歸關請反攻朱下一匹夫滔寶臣從耳不如釋之時魏州

以皇子封
至德宗貞
元十七年
再見

端王遇

以皇子封
授開府儀
同三司至
德宗貞元
七年再見

循王遹

以皇子封
授開府儀

承嗣以為
已資寶臣
日今與魏
宥寡何從
而可對日
勢同患均
轉寇讎為
父子咳唾
聞耳寶臣
遂有玩寇
之志先是
承嗣知寶
臣少長范
陽心常欲
得之因刻
石作讖云

鹽貫宰相
元載王縉
請禁鹽入
其境以困
之常不許
日承嗣負
朕百姓何
罪明年再
見

李正巳

為平盧節
度使十一
年初正巳
與李寶臣

同三司

恭王通
以皇子封授開府儀同三司

原王逵
以皇子封授開府儀同三司至文宗太和六年再見

二帝同功勢萬全將田為侶入幽燕密令瘞寶臣境内使望氣者言彼有王氣寶臣掘得之承嗣又令客說寶臣曰公能捨承嗣之罪請以滄州歸公仍顧從公取范陽

皆為田承嗣所輕及承嗣拒命正巳與寶臣請討之詔發正巳及諸道兵討承嗣正巳攻德州拔之會寶臣於貝州時兩軍各饗士卒成德賞厚平盧賞

雅王逸

以皇子封授開府儀同三司至德宗貞元十五年再見

符陽王張孝忠

本奚也始名阿勞嘗為安祿山史思明前

以自效寶臣書謂事合符讖遂與承嗣通謀密圖范陽承嗣亦陳兵境上寶臣謂朱滔使者曰聞朱公儀貌如神願得畫像觀之滔與之寶臣置於射堂與衆將共觀之

滿平盧士卒有怨言正已恐其為變引兵退寶臣亦退初正已遣使至魏州承嗣囚之至是禮而遣之遣使盡籍戶口甲兵穀帛之數以與之曰承嗣老矣溘死無日諸

鋒及朝義敗乃歸國累授左金吾衛將軍賜令名田承嗣寇冀州李寶臣使孝忠將兵四千屯貝丘承嗣見其軍謹嚴歎曰阿勞在馬蹄未可闚也即焚營去寶臣與朱

曰真神人也滔軍於飛橋寶臣選精騎二千通夜馳三百里襲之戒曰取貌如射堂者滔不虞有變戰敗承嗣開之即引軍南還使謂寶臣曰河内有警不暇從公石上

子不肖凡今日所有為公守耳豈足以辱公之師乎立使於庭南拜而授書又圖正巳之像焚香事之正巳悅遂按兵不進承嗣請入朝正巳屢為上表乞許其自新明

滔戰尭橋奏孝忠為易州刺史擢太子賓客封郡王至德宗貞元七年再見

識文吾戲為之耳賞臣勉怒而退寶臣既與朱滔有陳以張孝忠為易州刺史將精騎七千以備之明年再見

年再見

朱滔

泚弟也泚領范陽節度使遣滔入見帝問日卿材與泚孰多滔對日統御士衆方畧明辨臣不及泚臣年二十八獲謁天子泚

長臣五年未識朝廷泚不及臣帝大喜命置酒開遠門餞之及還乃誅夆泚兵詭說泚入朝泚遂乞留京師詔以滔知留後至德宗建中三年再見

李忠臣

為淮南節度使九年入朝過陝會陝州軍亂詔忠臣按之忠臣盡獲亂軍所掠庫物賞其從兵尋受命與李寶臣李正巳等討田承嗣忠臣統永平河陽懷澤步騎四萬

丙辰

大歷十一年

春二月赦田承嗣入朝　承嗣復遣使表請入朝詔赦其罪復其官爵聽與家屬入朝

夏五月汴宋軍亂秋七月詔發諸道兵討平之　汴宋都虞候李靈曜殺兵馬使孟鑒北結田承嗣為援

扶風王馬璘　封三年以涇原節度使卒贈司徒謚武

田承嗣　為魏博節度使十四年表請入朝帝赦其罪遣諫議大夫杜亞

李忠臣　為淮西節度使十年以破李靈曜功授汴州刺史封西平郡王

攻衛州聞寶臣正己圍貝州引兵退忠臣亦釋衛州南度河屯陽武明年再見

吐蕃　是年侵石門入長澤川

詔以靈曜為濮州刺史不受泚璘少孤流至魏州宣至十四年
以為汴宋留後靈曜益驕慢悉以蕩無業年慰泳嗣追再見
其黨為八州刺史縣令欲效河北二十讀馬遁不進尋
諸鎮詔淮西李忠臣永平李勉河援傳至丈寇滑州及
陽三城馬燧討之淮南陳少游淄夫當死邊李靈曜叛
青李正己皆進兵擊靈曜忠臣燧野以馬革承嗣遣其
軍於鄭州靈曜逆戰淮西軍潰忠裹尸而歸姪悅將兵
臣將歸燧曰以順討逆何憂不克慨然曰使救之敗李
堅壁不動忠臣收散卒軍勢復振吾祖勳業勉李正已
燧忠臣與少游前軍合與靈曜大墮於地乎軍至汴州
戰於汴州靈曜敗入城固守忠臣及在涇八與靈曜合
等圍之田承嗣遣田悅將兵救靈年繕屯壁馬燧李忠
曜敗永平淄青兵乘勝進軍汴州為戰守具臣擊破之
城北忠臣遣裨將李重倩將輕騎令肅不殘悅走明年
數百夜入其營縱橫貫穿斬數十人樂為用再見
入而還營中大駭忠臣燧因以大璘家富不

軍乘之鼓譟而入悅衆不戰而潰靈曜夜遁永平將杜如江擒之燧知忠臣暴戾以功讓之汴州刺史李僧惠爭功忠臣擊殺之李勉械靈曜送京師斬之

冬十二月涇原節度使馬璘卒　璘疾以行軍司馬段秀實知節度事秀實嚴兵以備非常璘卒軍中奔哭者數千人秀實悉不聽入命押牙馬頔治喪事於門李漢惠接賓客於外妻妾子孫位於堂宗族位於庭將佐位於前牙士卒哭於行伍百姓各守其家有離立偶語於衢路輒執而囚之非護喪從行者無得遠送致祭拜哭皆有儀節送喪近遠皆有定處違者以軍法從

皆治第京師甲於勲貴後入官賜宴多在璘山池而子孫無行家貲隨盡

城陽王衛伯玉

封十四年為荊南節度使歸京師卒

李寶臣

為成德節度使十五年由趙國公進封隴西郡王加同平章事至十三年再見

李正巳

為平盧節度使十一年以封李靈曜功加

事都虞候史廷幹等謀因喪作亂秀實知之奏遣入宿衛分徙其黨禍以外職不戮一人軍府晏然

同平章事明年再見

丁巳

大歷十二年

春三月詔復封田承嗣既而釋之誅元載貶王縉為括州刺史 載與縉俱納賄賂又以政事委羣吏上欲誅之獨與元舅金吾大將軍吳湊謀之會有告載縉夜醮圖不軌者上命湊收之使劉晏李涵等鞫之皆伏罪賜自盡晏謂涵曰故事重刑覆奏況大臣乎宜更稟進止上乃誅載而貶縉載妻子皆伏誅有司籍載家財胡椒至八百石他

凉公李抱玉

封十六年以鳳翔節度使卒諡昭武 抱玉在鎮十餘年雖無破虜功而禁暴安民

田承嗣

為魏博節度使十五年詔徵入朝不至又發兵助李靈曜帝復命諸道兵討之承嗣上表謝罪帝無如之

吐蕃

是歲侵原州坊州復侵鹽夏俱為郭子儀將所敗

物稱是

夏四月以楊綰常袞同平章事綰性清簡儉素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客聞之減坐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騶從甚盛即日省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侈亟毀撤之初元載以仕進者多樂京師惡其逼己乃薄其俸於是京官不能自給至是綰充乃奏增之悉罷諸州團練守捉使諸使非軍事要急無得擅召刺史差人權攝又定諸州兵有常數定節度使以下至主簿尉俸祿損多益寡上下有序開元中詔宰相共食實封三百戶謂之堂封及載縉為相日賜御饌可食十人遂為故事

為將臣之

良

河內公常

以禮部侍郎拜同平章事加銀青光祿大夫封郡公後德宗即位貶潮州刺史起為福建觀察使卒於官

兗

何復其官爵令不必入朝至十四年再見

李正己

為平盧節度使十三年與諸道攻李靈曜共分其地先是正己據有淄青齊海等十州地至是復取曹濮

兗奏停之又欲辭堂封同列不可而止

秋七月司徒文簡公楊綰卒　上方倚綰使釐革弊政會綰有疾卒上痛悼之甚謂羣臣曰天不欲朕致太平何奪楊綰之速也

以顏真卿為刑部尚書　楊綰常兗薦之也

九月以段秀實為涇原節度使　秀實軍令簡約有威惠奉身清儉室無姬妾非公會未嘗飲酒聽樂

霖雨度支奏河中有瑞鹽　時秋霖河中府池鹽多敗戶部侍郎韓滉奏雨不害鹽仍有瑞鹽上疑之遣諫議大夫蔣鎮往視之京兆尹黎幹奏秋霖損稼滉奏幹言不實渭

兗性狷潔不妄交游文采瞻蔚長於應用譽重一時及為相懲元載貪官一切以公議格之世謂之濌伯以其濌濌無賢不肖之辨也始閑人未知學兗為福建觀察

徐兗鄆五州封饒陽郡王請附屬籍帝許之正巳因自青州徙治鄆以子納守青州至德宗建中元年再見

南令劉藻附滉稱縣境不損上曰霖雨溥博豈得渭南獨無命御史朱敖視之還奏損三千餘頃上曰縣令字人之官不損猶應言損乃不仁如是乎貶藻南浦尉將鎮還奏瑞鹽如滉言仍上表賀請置神祠上從之賜號寶應靈慶池

以李納為青州刺史　李靈曜之亂諸道合兵攻之所得之地各為己有李正己遂得曹濮等五州使子納守青州是時田承嗣據魏博相衛洺貝澶七州李寶臣據恒易趙定深冀滄七州梁崇義據襄鄧均房復郢六州相與根據蟠結官爵甲兵租賦皆自專之上寬仁一聽其所為雖名藩臣而實如蠻貊異

使設鄉校使作為文章親加講導由是俗一變歲貢士與內州等後閩人配饗於學宮

域焉

戊午

大歷十三年

春正月敕毀白渠碾磑　敕毀白渠支流碾磑以溉田昇平公主有二磑請存之上曰吾欲利蒼生汝識吾意當為衆先公主即日毀之

回紇寇太原二月代州都督張光晟擊破之　回紇入寇太原押牙李自良曰回紇精銳難與爭鋒不如築二壘於歸路以兵戍之虜至堅壁勿與戰彼師老自歸乃出軍乘之二壘扼其前大軍蹙其後無不捷矣鮑防不從逆戰敗還回紇縱兵大掠張光晟擊破之於羊

李寶臣

為成德節度使十七年請復姓張帝許之

回紇

入侵太原敗河東留後鮑防於陽曲縱兵大掠尋為代州都督張光晟所破詔使邠州刺史渾瑊將兵鎮振武軍回紇乃引兵

武谷回紇乃引去上亦不問待之如初

吐蕃寇靈州

夏六月隴右獻猫鼠同乳　隴右節度使朱泚獻猫鼠同乳不相害者以為瑞常兗帥百官賀中書舍人崔祐甫不賀曰物反常為妖猫捕鼠乃其職也今同乳妖也何以賀為宜戒法吏之不察姦邊吏之不禦寇者以承天意上嘉之以祐甫知邉事祐甫數以公事與常兗爭兗由是惡之

秋吐蕃寇鹽慶又寇銀麟郭子儀遣李懷光擊破之

八月葬貞懿皇后　上悼念后不已殯内殿累年至是始葬

還

吐蕃

大酋馬重英等侵靈州奪填漢御史尚書三渠口以弊屯田為朔方蜀後常謙光所破尋侵鹽慶二州復侵銀麟為郭子儀將

冬十月郭子儀入朝　子儀入朝命判官杜黃裳主留務李懷光陰謀代子儀矯為詔書欲誅大將溫儒雅等黃裳察其詐以詰懷光懷光伏罪於是諸將之難制者黃裳矯子儀之命皆出之於外軍府乃安

子儀嘗以副使張曇剛率輕已孔目官吳曜因而構之子儀遂奏誅之掌書記高郢力爭不聽奏貶郢既而僚佐多以病求去子儀悔之悉薦於朝曰吳曜誤我遂逐之

劉友益曰自寶應元年至是子儀凡七書入朝此子儀所以為純臣也

以路嗣恭為兵部尚書　上召李泌入見語以元載事曰與卿別八年

李懷光所破

己未

乃能除此賊不然幾不見卿對曰陛下知羣臣有不善則去之含容太過故至於此上因言路嗣恭初平嶺南獻琉璃盤徑九寸朕以為至寶及破載家得嗣恭所遺載盤徑尺當議罪之泌曰嗣恭精勤吏事而不知大體昔為縣令有能名陛下未暇知之而為載所用故為之盡力陛下誠用之彼亦為陛下盡力矣且嗣恭新立大功陛下豈得以一琉璃盤罪之耶上意乃解以為兵部尚書

大曆十四年

春正月以李泌為澧州刺史　常兖言於上曰陛下久欲用泌昔漢宣

宣王誦

德宗長子也初為宣

田承嗣

為魏博節度使十八

吐蕃

是歲與南詔侵蜀敗

帝欲用人為公卿必先試理人請且以為刺史使周知人間利病俟報政而用之

二月田承嗣卒

三月淮西將李希烈逐其節度使李忠臣詔以希烈為留後

以李勉兼汴州刺史

夏五月帝崩太子即位　上崩遺詔以郭子儀攝冢宰德宗即位動遵禮法食馬齒羹不設鹽酪

賀善曰代宗之篇所可錄者謝褒諧召郇模嫁懷恩女三事耳雖能罪三官誅元載其初亦由寵任之過而其末又昏未得為盡善焉至於專事姑息殺逐主帥命為主帥遂為後來故事唐

城郡王德宗即位進封宣王尋立為太子

舒王誼

昭靖太子邈之子德宗取為第二子德宗即位始封舒王拜開府儀同三司至德宗建中四年再見

年卒詔以其姪悅為魏博留後○承嗣據有貝博魏衛相磁洺七州未嘗北面天子朝廷凡再興師會國戚中奪窮而復縱以故承嗣得肆無怖忌

李忠臣

還帝遣韋倫持節歸其俘五百

南詔

國王閣羅鳳卒嗣子鳳迦異早死孫異牟尋立異牟尋有智數善撫衆畧知書悉衆二十萬與吐蕃侵蜀

卒以亡其可咎不亦多哉

閏月貶崔祐甫為河南少尹　常兗性剛急為政苛細不合衆心時羣臣朝夕臨兗哭委蛔從吏或扶之中書舍人崔祐甫曰臣哭君前有扶禮乎兗恨之會議羣臣喪服兗以為禮臣為君斬衰三年漢文權制猶三十六日玄宗以來始服二十七日古者卿大夫從君而服羣臣當從皇帝二十七日而除其天下吏人三日釋服祐甫以為遺詔無朝臣庶人之别皆應三日釋服相與力爭聲色陵厲兗奏祐甫率情變禮貶之

貶常兗為潮州刺史以崔祐甫同平章事　初肅宗之世天下務殷宰

通王諶

德宗即位以皇子封拜開府儀同三司

虔王諒

德宗即位以皇子封拜開府儀同三司

肅王詳

德宗即位以皇子封

為淮西節度使十三年貪殘好色將吏妻女美者多逼淫之悉以軍政委妹壻節度副使張惠光惠光挾勢暴橫軍州苦之忠臣族子都虞候李希烈為衆所服因衆心

令於下曰為我取蜀為東府詔李晟等將兵援東川興山南兵合破南詔於七盤城李晟又追破之於大度河異牟尋懼從居苴咩城吐蕃封為日東王

相常有數人更直決事或休沐歸第詔直事者代署其名而奏之自是踵為故事時郭子儀朱泚雖以軍功為宰相皆不預朝政袞獨居政事堂代二人署名奏貶祐甫既而二人表其非罪上問郷歸言可貶何也二人對初不知上以袞為欺罔貶為潮州刺史而以祐甫代之聞者震悚時上居諒陰委政祐甫所言皆聽而羣臣喪服竟用袞議初至德以後天下用兵官爵冗濫元載王縉秉政賄賂公行及袞為相思革其弊四方奏請一切不與而無所甄別賢愚同滯祐甫欲收時望作相未二百日除官八百人前後相矯終不得其適上嘗謂

至德宗建中三年再見

怨懟殺惠光而逐忠臣忠臣奔京師帝以其有功使以檢校司空同平章事以希烈為蜀後至德宗興元元年再見

資王謜

德宗即位以皇子封

益王迺

德宗即位以皇弟封

隋王迅

德宗即位以皇弟封

李寶臣

為成德節度使十八

祐甫曰人或謗卿所用多涉親故何也對曰臣為陛下選擇百官不敢不詳慎苟平生未之識何以諳其才行而用之上以為然

詔罷四方貢獻又罷梨園樂工留者悉隸太常

尊郭子儀為尚父加太尉兼中書令子儀以司徒中書令領河中尹靈州大都督單于鎮北大都護關內河東副元帥關內支度鹽池六城水運大使押蕃部及營田河陽道觀察等使代宗欲分其權而難之至是詔尊子儀為尚父加太尉中書令所領副元帥諸使悉罷之以其裨將李懷光為河中尹常謙光為靈州大都督渾瑊為單于大

至德宗興元元年再見

年既請復姓又不自安更請賜姓帝復賜姓李

蜀王遂

德宗即位以皇弟封至德宗建中二年再見

汾陽王郭子儀

都護分領其任　上以山陵近禁曆宰子儀之隸人犯禁金吾將軍裴諝奏之或謂曰君獨不為郭公地乎諝曰郭公勲高望重上新即位以為羣臣附之者衆吾故發其小過以明郭公之不足畏上尊天子下安大臣不亦可乎

詔天下毋得奏祥瑞縱馴象出宮女

澤州上慶雲圖上曰朕以時和年豐為嘉祥以進賢顯忠為良瑞如慶雲靈芝珍禽奇獸怪草異木何益於人布告天下自今有此無得上獻内莊宅有官祖萬四千餘斛上令分給所在充軍儲先是外國屢獻馴象上曰象費豢養而違物性將安用之命縱於荆山之陽

進封十八年權任既復大性寬大不嚴不立德宗尊為尚父加太尉兼中書令增實封滿二千戶子弟諸壻遷官者十餘人悉罷所領副元帥諸使至德宗

及豹貀鬬雞獵犬之類悉縱之又建中二年出宮女數百人於是中外皆悦淄再見青軍士至投兵相顧曰明主出矣吾屬猶反乎

以李希烈為淮西節度使　代宗優寵宦官奉使四方者還問其所得頗少則以為輕我命由是中使所至公求賂遺重載而歸上素知其弊遣中使邵光超賜希烈旌節希烈贈之僕馬及縑七百匹上怒杖光超而流之於是中使之未歸者皆潛棄所得於山谷雖與之莫敢受

以馬燧為河東節度使　河東騎士單弱燧悉召牧馬廝役得數千人教之數月皆為精騎造甲必為長

短三等稱其所衣以便進趣又造戰車行則載甲兵止則為營陳或塞險以遏奔衝器械無不精利居一年得選兵三萬辟張建封為判官署李自良為代州刺史委任之

殺兵部侍郎黎幹　幹狡險諛佞與宦者劉忠翼相親善忠翼本名清潭恃寵貪縱或言二人嘗勸代宗立獨孤貴妃子韓王迥為太子於是皆賜死

以劉晏判度支　先是晏與韓滉分掌天下財賦上素聞滉掊克故罷其利權而以晏兼之初第五琦始榷鹽以佐軍用及晏代之法益精密初歲入錢六十萬緡末年所入逾十倍而人不厭苦計一歲征賦

所入總一千二百萬緡而鹽利居其大半以鹽為漕傭自江淮至渭橋率萬斛傭七千緡自淮以北列置巡院擇能吏主之不煩州縣而集事

六月詔寃滯聽詣三司使及撾登聞鼓

詔天下寃滯聽詣三司使以中丞舍人給事中各一人日於朝堂受詞推決尚未盡者聽撾登聞鼓自今無得復奏置寺觀及請度僧尼於是撾鼓者甚衆裴諝上疏曰訟者所爭皆細故若天子一一親之則安用吏理乎上乃悉歸之有司

立皇子五人為王

立皇弟二人為王

詔六品以上清望官日令二人待制以白志貞為神策都知兵馬使　王駕鶴典禁兵十餘年權行中外詔以為東都園苑使以志貞代之恐其生變崔祐甫召駕鶴與語留連久之志貞已視事矣

遣使慰勞淄青將士　李正已畏上威名表獻錢三十萬緡上欲受之恐見欺却之則無辭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青將士因以賜之使將士人人戴上恩諸道知朝廷不重貨財上悅從之正已慚服天下以為太平之治庶幾可望焉

秋七月戊辰朔日食

詔議省祖宗諡　吏部尚書顏真卿上言上元中政在宮壼始增祖宗

之謚玄宗末姦臣竊命有加至十一字者按周之文武言文不稱武言武不稱文豈聖德所不優乎蓋稱其至者也請自中宗以上皆從初謚睿宗曰聖貞皇帝玄宗曰孝明皇帝肅宗曰宣皇帝以省文尚質正名教本上命百官集議儒學之士皆從真卿議獨兵部侍郎袁傪官以兵進奏言陵廟玉册木主皆已刋勒不可輕改事遂寢不知陵中玉册所刻乃初謚也

罷客省　初代宗之世事多畱滯四夷使者及四方奏計或連歲不遣乃於右銀臺門置客省以處之及上書言事孟浪者失職未叙者亦寘其中動經十歲常有數百人度

支庫給其費甚廣上悉命疏理拘者出之事竟者遣之當叙者任之歲省穀萬九千二百斛

毀元載馬璘劉忠翼之第 天寶中貴戚第舍雖極奢麗而垣屋高下猶存制度及安史亂後法度墮弛將相宦官競治第舍各窮其力而後止時人謂之木妖上素疾之故毀其尤者

減常貢錦千匹服玩數千事

罷榷酒

以張涉為右散騎常侍 上之在東宮也國子博士張涉為侍讀即位之夕召入禁中事皆咨之明日以為翰林學士親重無比至是以為散騎常侍學士如故

八月以楊炎喬琳同平章事　上方勵精求治不次用人卜相於崔祐甫祐甫薦炎器業上亦素聞其名故自道州司馬用以為相琳粗率喜詼諧無他長與張涉善涉稱其才可大用上信而用之聞者無不駭愕既而祐甫病不視事

遣太常少卿韋倫使吐蕃　代宗之世吐蕃數遣使求和而寇盜不息悉留其使者俘獲其人皆配江嶺上欲以德懷之以倫為使悉集其俘五百人各賜襲衣而遣之

沈既濟上選舉議　議曰選舉之法三科曰德也才也勞也然安行徐言非德也麗藻芳翰非才也累資積考非勞也今乃以此求天下之

士固未盡矣臣謂五品以上及羣司長官宜令宰臣進叙吏部兵部得參議焉其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屬許州府辟用其或選舉非公則吏部兵部察而舉之加以譴黜則衆才咸得而官無不治矣今擇才於吏部而試職於州郡若才職不稱責於刺史則曰命官出於吏曹不敢廢也責於侍郎則曰量書判資考而授之不保其往也責於令史則曰按由歷出入而行之不知其他也法使之然非主司之過今諸道諸使自判官副將以下皆使自擇縱有情故十猶七全則辟吏之法已試於今但未及於州縣耳

以曹王皐為衡州刺史　初皐為衡

州刺史有治行湖南觀察使辛京杲疾之陷以法貶潮州刺史楊炎在道州知其直及入相復擢為衡州始皋之誣陷在治念太妃老將驚而戚出則囚服就辨入則擁笏垂魚即貶於潮以遷入賀及是然後跪謝告賓

冬十月吐蕃南詔入寇遣神策都將李晟等擊破之　崔寧在蜀十餘年恃地險兵彊恣為淫侈朝廷患之而不能易至是入朝吐蕃與南詔合兵三道入寇諸將不能禦州縣多陷上憂之趣寧歸鎮楊炎言於上曰蜀地富饒寧既有之貢賦不入與無蜀同若其有功則義不可奪是蜀地敗固失之勝亦不得

也不若留寧發范陽戍兵雜禁兵往擊之何憂不克因得納親兵於其腹中蜀將必不敢動然後更授他帥使千里沃壤復為國有是因小害而收大利也上遂留寧使神策都將李晟將兵四千又發邠隴范陽兵五千使將軍曲環將之與東川山南兵合擊吐蕃南詔破之遂克維茂二州晟追擊於大度河外又破之凡殺八九萬人

葬元陵　初上詔山陵制度務從優厚刑部員外郎令狐峘上疏曰遺詔務從儉薄而今欲優厚豈顧命之意耶上優詔答之及將發引上見轀輬車不當馳道問其故有司對曰陛下本命在午不敢衝也上

哭曰安有枉靈駕而謀身利乎命改轅直午而行肅宗代宗皆喜陰陽鬼神事無大小必謀之卜祝故王璵黎幹以左道得進上雅不之信山陵但取七月之期事集而發不復擇日

十一月喬琳罷　琳以衰老耳聾議論疎濶罷政事上由是疎張涉

以崔寧為朔方節度使　楊炎崔寧交惡炎以寧為朔方節度使鎮坊州又以杜希全張光晟李建徽分知靈鹽綏銀鄜坊留後令三人皆得自奏事仍諷之使伺寧過失

十二月立宣王誦為皇太子

詔財賦皆歸左藏　舊制天下金帛皆貯於左藏及第五琦為度支使

奏盡貯於大盈內庫使宦官掌之
天子亦以為便由是以天下公賦
為人君私藏殆二十年宦官蠶食
其中蟠結根據牢不可動楊炎頓
首於上前曰財賦者國之大本生
民之命重輕安危靡不由之是以
前世皆使重臣掌其事猶或耗亂
不集今獨使中人出入盈虛大臣
皆不得知政之蠹弊莫甚於此請
出之以歸有司度宮中歲用量數
奉入如此然後可以為政上即日
下詔從之炎以片言移人主意議
者稱之

丙寅晦日食

遣闕播招撫湖南盜賊　湖南賊帥
主國良阻山為盜遣都官員外郎

闕播招撫之播辭行上問以為政之要對曰為政之本必求有道賢人與之為理上曰朕比已下詔求賢又遣使搜訪矣對曰此唯得文詞干進之士耳安有有道賢人肯隨牒舉選乎上悦

庚申

德宗皇帝建中元年

諱适代宗長子在位二十六年壽六十四

春正月大赦改元

始作兩稅法　唐初賦斂之法曰租庸調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户則有調玄宗之末版籍浸壞至德兵起所在賦斂廹趣取辦無復常準至是楊炎建議作兩稅法先

昌化王白孝德

封十六年歷太子少傅卒贈太保

樂平王劉

李正巳

為平盧節度使十六年年內不自安遣叅佐入奏事會涇州捷奏至上使觀劉文喜之

吐蕃

吐蕃初聞朝廷遣韋倫歸代宗時所獲之俘未信至是俘入境稱新天子出宮人放

計州縣每歲所用及上供之數而賦于人量出以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為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居人之稅秋夏兩徵之其租庸調雜徭悉省皆總統於度支上用其言因赦令行之仍詔兩稅外輒率一錢者以枉法論

罷轉運租庸鹽鐵等使貶劉晏為忠州刺史　初晏為吏部尚書楊炎為侍郎不相悅元載之死晏有力焉及上即位晏久典利權衆頗疾之風言晏嘗密表勸代宗立獨孤妃為后炎欲為載報仇因言晏與黎幹同謀崔祐甫言茲事曖昧況已更大赦不當復究炎乃建言尚

海賓　為涇原兵馬將以誅劉文喜功封郡王實封百戶至四年再見

五原王劉光國　海賓之子也從父誅劉文喜獻首闕下以

首而歸正巳益懼明年再見

田悅　為魏博節度使二年　先是悅事朝廷猶恭順至是河北黜陟使洪經綸不曉時務聞悅軍七萬人輒下符

禽獸威德洽于中國吐蕃大悅除道迎韋倫發使入貢且致賻贈帝復遣倫使吐蕃吐蕃見倫再至益喜遣其相論欽明思等從獻方物

回紇

書省國政之本比置諸使分奪其權今宜復舊上從之詔天下錢穀皆歸金部倉部罷晏轉運等使尋貶忠州刺史

二月命黜陟使十一人分巡天下

以段秀實為司農卿 崔祐甫有疾多不視事楊炎獨任大政專以復恩讐為事奏用元載遺策城原州欲發兩京關內丁夫浚豐州陵陽渠以興屯田上遣中使訪之涇原節度使段秀實秀實以為邊備尚虛未宜興事以召寇炎怒以為沮已徵秀實為司農卿使邠寧節度使李懷光兼涇原京兆尹嚴郢奏朔方五城舊屯沃饒之地自喪亂以來人功不及因致荒廢若力可

功拜左驍衛大將軍封郡王

晉昌王曲環

累授金吾大將軍與諸將誅劉文喜還開府儀同三司封郡王為邠隴兵馬使至帝

罷其四萬令還農悅陽順命罷之而集應罷者謂曰汝曹久在軍中有父母妻子今一旦為黜陟使所罷將何以自衣食乎眾大哭悅乃出家財以賜之使各還部伍于是

初回紇風俗樸厚君臣之等不甚異故眾志專一勁健無敵及有功于朝廷賜遺甚厚登里可汗始自尊大築宮殿以居婦人有粉黛文繡之飾中國為之虛耗而國俗

塹闕不俟浚渠今發人浚渠得不補費是虛費旬而無益軍儲也疏再奏不報既而渠竟不成

以朱泚為涇原節度使　楊炎欲城原州命李懷光居前督作朱泚崔寧各將萬人翼其後詔下涇州為城其將士怨曰吾屬始居邠州甫營耕桑有地著之安徙屯涇州披荆榛立軍府坐席未暖又投之塞外吾屬何罪而至此乎又以懷光嚴刻皆懼別駕劉文喜因衆心不安據涇州不受詔上疏復求段秀實或朱泚為帥詔以泚代懷光

三月張涉坐贓放歸田里

以韓滉判度支杜佑權江淮轉運使

楊炎罷度支轉運使既而省職

貞元二年再見

軍士皆德悅而怨朝建明年再見

亦壞及代宗崩九姓胡附回紇者說登里以中國富饒今乘喪伐之可有大利登里從之國相頓莫賀諫不聽頓莫賀乘人心之不欲南侵舉兵擊殺登里自立遣使入

久廢莫能振舉天下錢穀無所總領乃復舊制

夏四月劉文喜據涇州作亂詔朱泚李懷光討之

上生日不受獻　代宗之世每元日冬至端午生日州府于常賦之外為貢獻上生日四方貢獻皆不受李正己田悅各獻縑三萬匹上悉歸之度支以代租賦

吐蕃遣使入貢五月復遣韋倫使吐蕃　吐蕃發使入貢且致賻贈既而蜀將上言吐蕃豺狼所獲俘不可歸上曰戎狄犯塞則擊之服則歸之擊以示威歸以示信威信不立何以懷遠悉命歸之復遣倫使吐蕃倫請上自為載書楊炎以

朝請冊命詔京兆少尹源休冊頓莫賀為武義成功可汗

為非敵請與郭子儀輩為載書以聞令上畫可而已從之

涇州諸將殺劉文喜以降 朱泚等圍文喜于涇州久不拔徵發餽運內外騷然朝臣多上書請赦文喜上曰微孽不除何以令天下文喜使其將劉海賓入奏海賓言于上曰臣必為陛下梟其首以獻但文喜今所求者節而已願陛下姑與之文喜必息則臣計得施矣上曰名器不可假人爾能立效固善我節不可得也使歸以告而攻之如初減御膳以給軍士城中勢窮海賓與諸將共殺文喜傳首而原州竟不果城

六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崔祐甫卒

築奉天城　術士桑道茂上言陛下不出數年暫有離宮之厄臣望奉天有天子氣宜高大其城以備非常上命京兆發丁夫數千雜六軍之士築奉天城

回紇頓莫賀殺登里可汗而自立遣使冊命之

秋七月邵州賊帥王國良降　國良本湖南牙將觀察使辛京杲以其家富使戍武岡而以死罪加之國良懼據縣聚衆侵掠州縣討之不克及曹王皋為觀察使遣國良書曰我與將軍俱為京杲所構我已為聖朝滌洗何心復加兵刃于將軍乎將軍遇我不降後悔無及國良疑未決皋乃從一騎越五百里

抵國良璧大呼曰我曹王也來受降國良大驚趨出迎拜畢執其手約為兄弟盡焚攻守之具散其衆使歸農詔赦之

遂尊帝母沈氏為皇太后 上母沈氏吳興人安史之亂陷賊不知所在代宗即位遣使求之不獲

殺忠州刺史劉晏 荊南節度使庾準希楊炎指奏晏與朱泚書求營救辭多怨望炎證成之上密遣中使縊殺之天下冤之初安史之亂所在宿重兵其費不貲皆倚辦于晏晏多機智變通有無曲盡其妙常以厚直募善走者置遞相望覘報四方物價不數日皆達食貨輕重之權悉制在掌握國家獲利而

天下無甚貴甚賤之憂晏以為辦
集衆務在于得人故必擇通敏精
悍廉勤之士而用之句檢簿書出
納錢穀事雖至細必委之士類吏
唯書符牒不得輕出一言晏理財
常以養民為先諸道各置知院官
每旬月具雨雪豐歉之狀以告豐
則貴糴歉則賤糶知院官始見不
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須如干蠲免
某月須如干救助及期晏不俟州
縣申請即奏行之不待其困弊流
殍然後賑之也由是戶口蕃息晏
專用榷鹽法充軍國之用以為官
多則民擾故但于出鹽之鄉置官
收鹽轉鬻于商人任其所之其去
鹽鄉遠者轉官鹽于彼貯之或商

絶鹽貴則減價鬻之謂之常平鹽官獲其利而民不乏鹽先是運關東穀入長安者以河流湍悍率一斛得八斗至者受優賞晏以為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隨便宜造運船教漕卒緣水置倉轉相受給自是每歲運穀無斗升沉覆者船十艘為一綱使軍將領之十運無失授優勞官于揚子置場造船艘給千緡或言用不及半請損之晏曰不然論大計者不可惜小費今始置船場執事者多當先使之私用無窘則官物堅完矣若遽與之屑屑較計安能久行乎晏為人勤力事無閑劇必于一日中决之後來言財利者皆莫能及

八月振武留後張光晟殺回紇使者九百餘人　代宗之世九姓胡常冒回紇之名雜居京師殖貨縱暴上即位命回紇使者突董盡帥其徒歸國輜重甚盛至振武留數月求資給踐禾稼人甚苦之留後張光晟奏曰回紇羣胡自相魚肉陛下不乘此際除之乃歸其人與之財正所謂借寇兵齎盜糧者也請殺之上不許光晟乃使副將過回紇館門故不為禮突董執而鞭之光晟勒兵掩擊并羣胡盡殺之獨留二胡使歸國曰回紇謀襲據振武故先事誅之回紇請得專殺者以復讐上為之貶光晟為睦王傅

九月宣政殿廊壞　將作奏十月魁

罡未可修上曰但不妨公害人則吉矣安問時日即命修之

冬十月貶薛邕為連山尉 上以宣歙觀察使薛邕文雅舊臣徵為左丞邕去宣州盜隱官物以巨萬計殿中侍御史員寓發之貶連山尉於是州縣始畏朝典上初即位疎斥宦官親任朝士而張涉薛邕繼以贓敗宦官武將皆曰南牙文臣贓至巨萬而謂我曹濁亂天下豈非欺罔耶自是上心始疑不知所倚仗矣

以睦王述為奉迎太后使 中書舍人高參請分遣諸沈訪求太后詔以睦王述為奉迎使諸沈四人為判官分道求之初高力士有養女

蔭居東京頗能言宮中事或意其為沈太后諸使者言狀上喜使宦官宮人驗視年狀頗同迎入上陽宮高氏弟承悅恐獲罪遽自言本末上命力士養孫樊景超往覆視景超謂曰姑何自置身于俎上因抗聲曰有詔太后詐偽高氏乃曰吾為人所彊非己出也以牛車載還其家上恐後人不復敢言皆不之罪曰吾寧受百欺庶幾得之

十一月詔日引朝集使二人訪遠人疾苦

始定公主見舅姑禮　先是公主下嫁者舅姑拜之婦不答上命禮官定公主拜見舅姑之儀舅姑坐受于中堂諸父兄姊立受于東序如

家人禮有縣主將嫁會上之從父妹卒命罷之有司奏供張已備上曰爾愛其費我愛其禮卒罷之至德以來國家多事公主郡縣主多不以時嫁有華髮者上悉嫁之所資之物必經心目

是歲天下兵民之數　稅戶三百八萬五千七十六籍兵七十六萬八千餘人稅錢三千八十九萬八千餘緡穀二百一十五萬七千餘斛

辛酉	
建中二年	春正月成德節度使李寶臣卒子惟岳自稱留後　初田承嗣死寶臣力爲之請于朝使以節授田悅代宗從之至是悅屢爲惟岳請繼襲
汾陽王郭子儀	進封二十年寢疾帝
李寶臣	爲成德節度使十九年卒　初寶臣欲以
田悅	爲魏博節度使三年遣使詣李惟岳謀勒
吐蕃	唐殿中少監崔漢衡奉詔至吐蕃贊普曰

上不許或曰不與必為亂上曰賊遣舒王省軍府傳其兵拒命副我與唐舅
本無貲以為亂皆藉我土地假我問子儀不予惟岳以使田庭玠場國令勃
位號以聚其衆耳嚮日因其所欲能與叩頭其年少闇謂悅曰爾書稱貢獻
而命之多矣而亂益深是爵命不謝恩卒年弱豫誅諸藉伯父遺及賜全以
足以已亂而適足以長亂也竟不八十五帝將之難制業但謹事臣禮見處
許時李正已田悅等皆不自安正悼痛廢朝者二十餘朝廷坐享又雲州之
已發兵屯曹州悅亦完聚與梁崇五日贈太人及卒孔富貴奈何西當以賀
義相應河南士民驚駭詔以永平師陪葬建目官胡震無故為叛蘭山為境
節度使李勉為都統備之　陵謚忠武家僮王宅臣兵興以邀漢銜更
以楊炎盧杞同平章事　杞貌醜色配饗代宗奴勤惟岳來逆亂者請之唐為
如藍有口辯上悅之郭子儀每見廟廷子曜匿喪詐為誰能保其之改勅書
賓客姬妾不離側杞嘗往問候子盱睎賊晤實臣表請家乎必欲以獻為進
儀悉屏侍妾或問其故子儀曰杞賤瞎昳　鑾襲帝不行爾之志賜為寄境
貌陋而心險婦人見之必笑他日子儀事上許乃發喪可先殺我王當如所
杞得志吾族無類矣楊炎既殺劉誠御下恕自稱留後無使我見請
晏朝野側目李正已累表請晏罪賞罰必信使將佐共田氏之族

炎懼遣腹心分詣諸道密諭以晏昔嘗請立獨孤后上自殺之上聞而惡之由是有誅炎之志擢杞為相不專任炎矣炎素輕杞無學杞亦恨之杞陰狡欲起勢立威小不附者必欲置之死地引裴延齡為集賢直學士親任之

更汴宋軍名曰宣武

發京西兵戍關東

發京西防秋兵萬二千戍關東上御望春樓宴勞之神策軍士獨不飲上使詰之其將楊惠元對曰臣等發奉天軍帥張巨濟戒之曰此行大建功名凱還之日相與為歡苟未捷毋飲酒故不敢奉詔及行有司緣道設酒食獨惠元所部緋罌不發上深嘆

為上將權彊兵程元振魚朝恩讒諂百端詔書一紙儆之無不即日就道由是讒諂不行嘗遣使至田承嗣所承嗣西望拜之揹其膝謂使者曰此膝不屈于人久矣今

奏求旌節帝又不許時田悅李正已各遣使諸惟岳謀連兵拒命判官邵真泣諫惟岳不從前定州刺史谷從政惟岳之舅也往見惟岳曰今天子聰明英武不欲諸侯

臧也因稱病卧家竟以憂卒悅與李正已李惟岳定計起兵相應悅遣兵馬使康愔將八千人圍邢州自將兵數萬圍臨洺邢州刺史李共臨洺將張伾堅壁拒守悅尋

美賜書勞之

夏四月加梁崇義同平章事　以軍興故也

五月增商稅為什一

田悅舉兵寇邢洺

六月以韓滉為鎮海軍節度使梁崇義拒命詔淮寧節度使李希烈督諸道兵討之　上遣御史張著賫手詔至襄陽徵崇義崇義不受詔命希烈督諸道兵討之楊炎諫曰希烈狠戾無親無功猶倔強不法使平崇義何以制之上不聽荊南牙將吳少誠以取崇義之策干希烈希烈以為前鋒

以張萬福為濠州刺史　時李正己遣兵扼徐州甬橋渦口梁崇義阻兵襄陽運路皆絕人心震恐江淮

為公拜李靈曜據汴州公私物過汴者皆番之惟子儀物不敢近遣兵衛詔送出境中書令考凡二十四家人三千八子七壻皆為顯官諸孫數十人每問安不能盡辨

子孫專地今首連所詔命天子必遣諸道致討苟一戰不勝大將必有乘危伺便取爾以為功者為爾計不若身自入朝乞留宿衛上必悅爾忠義不失榮祿不然大禍

為馬燧等所敗邢州臨洺圍悉解悅收散卒得二萬餘人軍于洹水遣使求救于李納及李惟岳納與惟岳皆遣兵救之淄青軍其東成德軍其西首尾相應以禦馬燧

進奉船千餘艘泊渦口不敢進上以萬福為濠州刺史萬福馳至渦口立馬岸上發進奉船淄青將士停岸睥睨不敢動

尚父太尉中書令汾陽忠武王郭子儀卒

秋七月安西北庭遣使詣闕詔賜李元忠爵寧塞郡王郭昕武威郡王贈袁光庭工部尚書　自吐蕃陷河隴伊西北庭節度使李元忠四鎮留後郭昕帥將士閉境拒守數遣使奉表皆不達聲問絕者十餘年至是遣使間道自回紇中來上嘉之賜爵郡王光庭天寶末為伊州刺史吐蕃攻之累年不下糧竭兵盡自焚死昕使至朝廷始知之

領之而已

僕固懷恩李懷光渾瑊皆出麾下雖貴為王公皆頤指役使趨走于前家人亦以僕隸視之天下以其身為安危者殆三十年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

將至悔之何及惟岳見其言切益惡之從政飲藥而卒帝命惟岳護喪歸朝惟岳不從詔幽州留後朱滔討之削惟岳官爵明年再見

諸軍明年再見

李正巳

為平盧節度使十七年發兵萬人屯曹州與田悅梁崇義李惟岳遙相應助會發疽死子納自領軍務奏請襲父位帝不許時

故贈官
楊炎罷以張鎰同平章事　李希烈
以久雨不進軍上怪之盧杞密言
于上曰希烈遷延以楊炎故也陛
下何愛炎一日之名而墮大功不
若暫免炎相以悅之上以為然乃
罷炎
以崔寧為右僕射
詔馬燧李抱真李晟討田悅戰于臨
洺大破之　時悅攻臨洺累月不
拔城中食盡張伾飾其愛女使出
拜將士曰諸軍守戰甚苦伾家無
他物請鬻此女為將士一日之費
衆皆哭曰願盡死力李抱真告急於
朝詔河中節度使馬燧及神策兵馬
使李晟將兵討悅燧等軍未出險

而衆不疾
窮奢極欲
而人不非
之富貴壽
考哀榮終
始人臣之
道無闕焉

武威王郭
晞
子儀第幼
明子也肅
宗末為四
鎮留後吐

李洧以徐
州歸朝廷
納惡其背
已遣將王
溫會魏博
將信都崇
慶共攻徐
州帝命劉
洽等將兵
救之納大
敗走明
年
再見

梁崇義
為襄陽節
度使二十

先遣使持書諭悅為好語悅謂燧畏之不設備燧等進軍至臨洺悅兵大敗斬首萬餘級悅夜遁邢州圍亦解

平盧節度使李正已卒子納自領軍務與李惟岳遣兵救田悅　納與惟岳遣兵救悅馬燧帥諸軍進屯鄴詔河陽節度使李芃將兵會之

八月李希烈與梁崇義戰大破之崇義死傳首京師

九月以張孝忠為成德軍節度使時朱滔將討李惟岳張孝忠將兵守易州滔遣判官蔡雄說孝忠曰惟岳乳臭兒敢拒朝命今田悅已破襄陽已平河南諸軍朝夕北向恒魏之亡可竚立而須也使君誠

蕃陷河隴隔絕不通至是始與李元忠遣使間道入朝帝嘉其周守以為安西大都護四鎮節度使賜爵郡王

寧塞王李元忠

年或勸其入朝崇義曰來公有大功于國猶不免族誅吾歲久釁積何可往也李希烈屢請討之崇義懼益修武備帝使金部員外郎李舟詣襄州勸崇義入朝言頗切直

能首舉易州以歸朝廷此轉禍為福之策也孝忠然之遣使奉表詣闕上悅以孝忠為成德節度使孝忠德滔深相結

加李希烈同平章事以李承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初希烈請討梁崇義上亟稱其忠熟陜使李承自淮西還言于上曰希烈必立微功但恐有功之後更傾朝廷用兵耳上不以為然希烈既得襄陽遂據之上乃思承言以為山南東道節度使承單騎赴鎮至襄陽希烈寘之外館迫脅萬方承不屈希烈乃大掠而去承治之期年軍府稍完

冬十月殺左僕射楊炎　初蕭嵩家廟臨曲江玄宗以娛遊之地非神

本姓曹名令忠為伊西北庭節度使至是同郭昕遣使入朝帝嘉之加北庭大都護賜爵郡王復賜令姓名

潮陽王李涓

崇義不悅時兩河諸鎮方猜阻帝欲示恩信以安之加崇義同平章事賜以鐵券遣御史張著齎手詔徵之著至襄陽崇義不受詔帝命李希烈督諸道兵討之崇義攻

靈所宅命從之炎為相立廟復直其地盧杞因譖炎云嵩廟地有王氣故玄宗從之炎有異志故取以建廟遂貶炎崖州司馬遣中使護送縊殺之

祫于太廟　先是太祖既正東向之位獻懿二祖皆藏西夾室不饗至是復奉獻祖東向而饗之

徐州刺史李洧以州降　洧正己之從父兄也舉州歸國遣巡官崔程奉表詣闕乞領徐海沂觀察使且曰今海沂皆為李納所有洧與其刺史王涉馬萬通有約苟得朝廷詔書必能成功崔程先白張鎰盧杞怒其不先白己不從其請以洧為招諭使

為徐州刺史時李正己子納叛洧挈州歸朝廷加兼御史大夫封郡王充招諭使尋卒

冀公路嗣恭封九年為東都留守

江陵至四望大敗而歸乃收兵襄鄧希烈引軍循漢而上崇義遣其將翟暉杜少誠逆戰于蠻水希烈大破之二將請降希烈使將其衆入襄陽慰諭軍民崇義閉城拒

十一月永樂公主適田華　上不欲
違先志故也
劉洽唐朝臣等大破青魏兵于徐州
先是李納遣其將王溫會魏博
兵共攻徐州李洧遣王智興詣闕
告急智興善走不五日而至詔朔
方大將唐朝臣將兵五千人與宣
武節度使劉洽神策兵馬使曲環
滑州刺史李澄共救之時朔方軍
旗服弊惡宣武人嗤之曰乞子能
破賊乎朝臣以其言激怒士卒且
曰先破賊者營中物悉與之士皆
爭奮青魏兵大潰洽等乘之斬首
八千級朔方軍士盡得其輜重旗
服鮮華乃謂宣武人曰乞子之功
孰與宋多乘勝逐北至徐州城下

加懷鄭汝陝四州河陽三城節度使卒贈左僕射予應怨

幽公馬燧

為河東節度使入朝遷檢校兵部尚書封國公時田悅圍臨洺詔燧與諸將討之以

守守者開門爭出崇義赴井死傳首京師

劉洽

初為宣武節度使時以宋亳潁為宣武軍至帝貞元元年再見

魏博淄青軍解圍走江淮漕運始通

詔削李惟岳官爵

陳少游擊海州降之

密州降

功遷尚書右僕射明年再見

壬戌

建中三年

春正月馬燧等大破田悅等于洹水濟洺州降　燧等屯于漳濱田悅築月城以守長橋燧以鐵鎖連車數百乘實以土囊塞其下流涉淺而度進屯滄口與悅夾洹水而軍乃為三橋逾洹水日往挑戰悅不出燧令諸軍夜半起食潛師趨魏州令之曰賊至則止為陳留百騎

肅王詳

封四年卒

北平王馬燧

封豳公二年以敗田

田悅

為魏博節度使四年與馬燧等戰于洹水大敗收餘兵走魏州嬰城拒守士卒不滿

李惟岳

自稱成德留後二年遣兵守束鹿朱滔張孝忠攻拔之惟岳憂懼掌書記邵真說惟

吐蕃

贊普歸曩日所俘掠中國兵民八百人於唐唐殿中少監崔漢衡自吐蕃歸唐贊普

擊鼓鳴角于營中俟諸軍畢發而
止伺悅軍畢度則焚其橋軍行十
里所悅聞之帥淄青成德步騎四
萬踰橋掩其後乘風縱火鼓譟而
進燧先除其前草莽百步為戰場
結陳以待之悅軍至火止氣衰燧
縱兵擊之悅軍大敗追奔至三橋
橋巳焚悅軍赴水溺死不可勝紀
斬首二萬級悅走魏州
朱滔張孝忠與李惟岳戰大敗之趙
州降成德兵馬使王武俊殺惟岳
傳首京師
李納復陷海密
閏月復榷天下酒
二月定州降
以張孝忠為易定滄州節度使王武

悅功加同
平章事進
封北平郡
王至帝貞
元十一年
再見

義陽王符

[illegible]
為魏博軍
使帥衆來
降馬燧署
為軍副詔
拜特進封
郡王既聞

數千悅乃
持佩刀乘
馬立府門
外召軍民
流涕曰悅
不肖蒙淄
青成德二
丈人保薦
嗣伯父業
今二丈人
即世其子
不得承襲
悅不敢忘
二丈人大
恩不量其
力輒拒朝

岳密為表
先遣弟惟
簡入奏然
後身自入
朝使妻父
鄭詵權知
節度事以
詩朝命田
悅聞之怒
使人讓惟
岳曰尚書
舉兵正為
大夫求旌
節耳今乃
信邵真之
言奉表歸

遣臣匠頰
贊隨漢衙
入朝且請
約盟帝遣
都官員外
郎樊澤至
吐蕃告以
結盟之期

回紇

唐遣源休
送突董等
喪還國可
汗遣國相
頡于斯迦
等迎之斯

俊為恒冀團練使康日知為深趙團練使以德棣隸幽州 時河北略定惟魏州未下李納勢日蹙朝廷謂天下不日可平以孝忠為易定滄三州節度使武俊日知為恒冀深趙團練使以德棣二州隸朱滔令還鎮

三月以李洧兼徐海沂觀察使 劉洽攻李納于濮州克其外城納于城上涕泣求自新李勉又遣人說之納遣判官房說入見會中使宋鳳朝稱納勢窮蹙不可捨上乃囚說等復以納勢未衰召洧兼徐海沂觀察使而海沂已為納所據洧竟無所得

夏四月朱滔王武俊反發兵救田悅

父令奇為田悅所害號絕泣血燧表其父詔贈令奇戶部尚書璘後從燧入朝為輔國大將軍久之卒

太原公郭曜封二十六年還太子

命喪敗至此使士大夫肝腦塗地悅之罪也願諸公以此刀斷悅首降馬僕射無為與悅俱死也因從馬上自投地將士爭前抱持之悅乃與諸將斷髮為誓悉出府庫

罪尚書以自雪尚書何負于大夫耶若斬邵真則相待如初不然絕矣惟岳引邵真斬之發兵萬人圍束鹿與朱滔張孝忠戰于城下大敗燒營而遣兵馬使王武俊為

迦詰以殺突董之狀欲殺者數四可汗遣人謂休曰國人皆欲殺汝以償恐我意不然汝國已殺突董等我又殺汝如以血洗血污益甚耳今吾以水洗血不亦善乎唐

寇趙州詔李懷光討之　滔將起少保辛贈所有及歛左右所構貿我馬直
兵恐張孝忠為後患遣蔡雄往説太傅謚孝富民之財惟岳疑之百八十萬
之孝忠曰昔司徒遣人語孝忠曰　贈性沉得百餘萬或曰武俊匹當速歸
李惟岳負恩為逆孝忠歸國即為静資貌瑰以賞士卒勇冠三軍之逆遣散
忠臣孝忠用司徒之教今既為忠傑初父子軍勢復振今危難之支將軍康
臣矣不復助逆也且孝忠素知王儀專征伐時李納奔際重加猜赤心隨休
武俊最喜飜覆司徒勿忘鄙言他贈留治家還濮州徼阻欲使誰入見詔以
日必相念矣孝忠自是完城礪兵事少長無援兵于魏却敵乎惟帛十萬匹
獨居彊寇之間莫之能屈　間言諸弟悦遣符璘岳乃使武金銀十萬

括富商錢　時兩河用兵月費百餘或飾池館將三百騎俊引兵擊兩償其馬
萬緡度庫不支數月太常博士韋盛車服贈送之璘父趙州又使直
都賓陳京建議請括富商錢出萬獨以樸簡令奇謂璘其子士真
緡者借其餘以供軍工從之判度自處居父曰吾歷觀將兵宿府
支杜佑大索長安中商賈所有貨長以禮疾安史業叛中武俊用
意其不實輙加搒捶長安囂然如甚或勤茹亂者今皆衛常卑計
被寇盜計所得纔八十餘萬緡又憊韭終不安在田氏引兵還襲

括僦櫃質錢凡蓄積錢帛粟麥者皆借四分之一封其櫃窖百姓為之罷市計并借商所得纔二百萬緡人已竭矣

洺州刺史田昂入朝　李抱真馬燧數以事相恨望不復相見由是諸軍逗橈久無成功上遣中使和解之及王武俊逼趙州抱真分麾下二千人戍邢州燧大怒欲引兵歸李晟說燧曰李尚書以邢趙連壤分兵守之今公遽自引去衆謂公何燧悅乃單騎造抱真壘相與釋憾結懽會田昂請入朝燧奏以洺州隸抱真晟軍先隸抱真又請兼隸燧以示協和

召朱泚入朝以張鎰兼鳳翔節度使

屬口人稱其能久乎其李汝棄逆從順是汝揚父名于後世也璘遂與其副李瑶降于馬燧悅令族其家令奇慢罵而死瑶父再春以博州降悅從兄昂以洺州降悅入城旬餘馬燧等

惟岳士真納之執惟岳殺之傳首京師

李納

自稱平盧節度使二年初納自徐州之敗弃還濮州至是劉洽攻之克其外城納遣房說等入見謝罪帝

朱滔遣人以蠟書遺朱泚欲與同反馬燧獲之并使者送長安泚不之知上驛召泚至示之泚頓首請罪上曰相去千里初不同謀非卿之罪也因留之長安上以幽州兵在鳳翔思得重臣代之盧杞忌張鎰忠直欲出之乃對曰鳳翔將校皆高班非宰相無以鎮撫臣請自行上俛首未言杞遽曰陛下必以臣貌寢不為三軍所伏固惟陛下神算上乃顧鎰曰才兼文武望重內外無以易卿鎰知為杞所排而無辭以免因再拜受命上初即位崔祐甫為相務崇寬大當時以為有貞觀之風及杞為相知上性多忌因以疑似離間羣臣始勸上

攻之不克因之納懼
時朱滔以遂還鄆州
請深州不復與田悅
得留屯深等合劉洽
州王武俊攻濮陽降
以不得節其守將高
度使且失彥昭納求
趙定怨上救于朱滔
悅聞之遣等滔遣魏
使求救滔博兵馬使
武俊皆信都承慶
許諾相與將兵助之
刻日舉兵納攻宋州
南向帝命不克遣其
朔方節度兵馬使李
使李懷光克信等戍

以嚴刻御下中外失望

五月詔增稅錢　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奏本道稅錢每千請增二百詔他道皆增稅錢視此又詔鹽每斗價皆增百錢

以易定滄州為義武軍

以源休為光祿卿　休有口辨使回紇還盧杞恐其見上得幸乘其未至先除光祿卿

六月李懷光擊朱滔王武俊于愜山敗績　滔武俊軍至魏州滔營于愜山懷光軍亦至馬燧等盛軍容迎之滔以為襲已遽出陳懷光欲乘其營壘未就擊之燧請且休士觀釁懷光曰時不可失遂擊滔滔軍崩沮懷光按轡觀之有喜色士

東討悅且濮陽南華
拒滔等滔以拒劉洽
武俊軍至詔李希烈
魏州懷光兼平盧節
之滔與度使討納
武俊夾攻會朱滔田
官軍大敗悅王武俊
悅德滔之議與納為
救議奉滔四國俱稱
為主臣事王納稱齊
之滔不可王希烈密
滔遂與悅遣使與納
及武俊李謀襲汴州
納俱自稱悅遣遊兵
王悅稱魏度汴迎希
王明年再烈至帝與

卒爭取寶貲武俊引二千騎橫衝之懷光軍分為二滔引兵繼之官軍大敗燧等各收軍保壘滔堰水絕官軍歸路燧懼遣使卑辭謝滔求與諸節度歸本道滔從之燧與諸軍涉水而西退保魏縣以拒滔滔等亦引兵營魏縣東南與官軍隔水相拒

秋七月李晟救趙州　晟請以所將兵北解趙州之圍與張孝忠合勢圖范陽上許之晟趨趙州王士真解圍去晟北略恒州

冬十月以曹王皋為江西節度使　皋至洪州悉集將佐簡閱其才得牙將伊慎王鍔等擢為大將引許孟容至幕府慎嘗從李希烈希烈

朱滔	為范陽留後八年初帝命滔封李惟岳至是惟岳既誅進檢校司徒遂領節度以德棣二州隸滔滔固請深州帝不許由是怨	見
王武俊	初隸李寶臣為裨將寶應初勸寶臣歸國封維川郡王寶臣卒其子惟岳拒命或言武俊有他志惟岳疑之尋遣武俊擊趙州	元元年再見

愛其才欲留之慎逃歸希烈聞皐用慎恐為已患遣慎之屬甲詐為復書墜之境上上聞之遣中使即軍中斬慎會江賊入寇皐遣慎擊破之由是得免

以關播同平章事　盧杞知上必更立相恐其分已權薦播儒厚可鎮風俗遂以為相政事皆決于杞播但斂袵無所可否上嘗從容與宰相論事播欲有所言杞目之而止出謂之曰以足下端慤少言故相引至此曏者奈何發口欲言耶播自是不敢復言

十一月加陳少遊同平章事

朱滔田悅王武俊李納皆自稱王

十二月李希烈自稱天下都元帥

望留也深州時馬燧圍田悅悅遣其判官王侑說滔曰今上志欲掃清河朔不使藩鎮承襲魏亡則燕趙為之次矣若矜魏博而救之非徙得存亡繼絶之義亦子孫萬

武俊還兵襲執惟岳斬之帝以武俊為恒冀團練使武俊自以不得為節度使又失趙定二州不悅復有詔令武俊以糧三千石給朱滔馬五百匹給馬燧武俊疑未肯

初詔希烈兼平盧節度使封李納
希烈帥所部徙鎮許州遣所親詣
納與謀共襲汴州遣使告李勉云
已兼領淄青欲假道之官勉為之
治橋具餼以待之而嚴為之備希
烈竟不至又密與朱滔等交通納
亦數遣遊兵度汴迎希烈由是東
南轉輸者皆自蔡水而上朱滔等
與官軍相拒累月官軍有度支饋
糧諸道益兵而幽趙孤軍深入專
仰給于田悅闔希烈軍勢盛頗相
怨望乃相與謀遣使詣許州勸希
烈稱帝希烈由是自稱天下都元
帥

世之利也奉詔會田
滔大喜即悅遣王郅
遣侑歸報說武俊曰
悅又遣使闕有詔支
說王武俊[illegible]馬與鄰
與滔連衡道朝廷之
滔遂與武意蓋以大
俊發兵救夫善戰恐
悅言于衆為後患先
曰將士有欲貧弱軍
功者吾[illegible]府俟平魏
求官勲皆之日使馬
不遂今欲僕射朱司
與諸君共徒共相滅
擊馬燧以耳司徒亦
取溫飽何不敢自保

如衆皆不便郅等效應三問乃悉計欲與曰幽州之大夫共救人自安史田尚書顧之亂從而以深州與南者無一大夫三鎮人還今但連衡若耳顧保目前目手足之不敢復有相救則他俛冀滔黙日永無患然而罷康矣武俊許日知聞其諾與朱滔謀以告馬刻日發兵燧燧以聞救悦時帝上以力未遣中使發能制賜滔盧龍恒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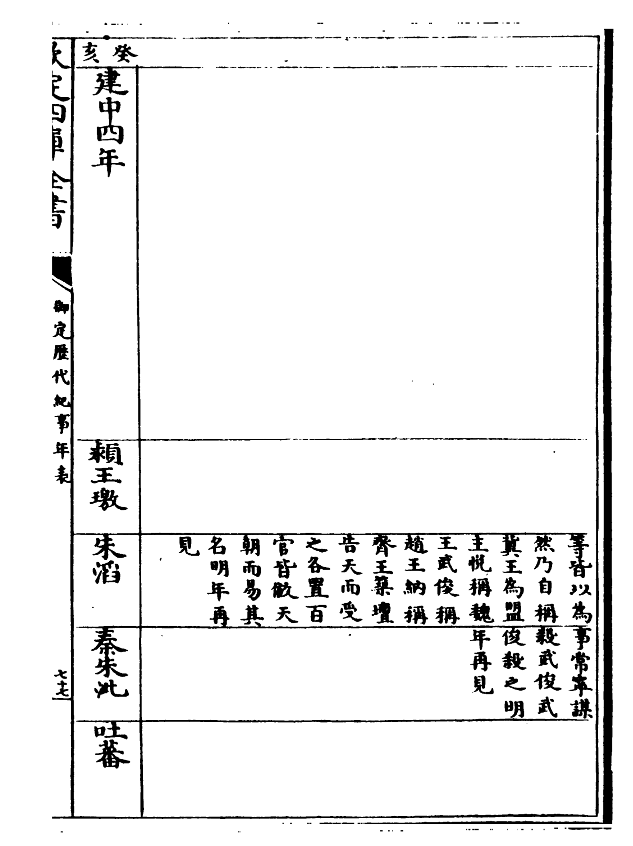
爵通義郡王冀以安之而滔反謀益甚分兵營趙州以通日知涿州刺史劉怦以書諫滔滔不聽將步騎二萬五千發深州進取寧晉覊屯以待王武俊武俊至連兵赴

易定兵討田悅武俊不受詔聞滔遣兵取趙州即遣其子士真將兵圍趙州自將步騎萬五千取元氏東趣寧晉初武俊之誅李惟岳也遣判官孟華入見華性忠直應

魏州會帝對懷概帝[illegible]李懷光悅以為恒[illegible]悅軍亦冀團練副[illegible]戰于愜使會武俊[illegible]官軍大有異謀帝[illegible]滔懼永遣華諭旨[illegible]渠絕官華至武俊[illegible]糧道歸巳出師華[illegible]水深三諫曰聖意尺餘馬嬟于大夫甚遣使謝滔厚宜盡忠求歸本道義何遽自武俊以為同于逆亂不可滔不乎武俊奪從武俊由其職與滔是恨滔田合軍救魏

悅德滔與武俊議奉滔為主稱臣事之滔不可幽州判官李子千等共議以為如此則常為叛臣用兵無名使將吏無所依歸請與鄆州為四國俱稱王而不改年號滔

州大敗李懷光于恒山李晟救趙州士真解圍走由是武俊與朱滔田悅李納吝自稱王武俊稱趙王以孟華為司禮尚書華不受歃血以衛常寧為內史監委以軍



癸亥

建中四年

賴王璬

朱滔

等皆以為然乃自稱冀王為盟主悅稱魏王武俊稱趙王納稱齊王築壇告天而受之各置百官皆倣天朝而易其名明年再見

秦朱泚

事常寡謀殺武俊武俊殺之明年再見

吐蕃

春正月李希烈陷汝州詔遣顏真卿宣慰之　李元平者薄有才藝性疎傲好論兵關播薦之于上以為將相之器以汝州近許擢元平為汝州別駕知州事元平至募工徒治城希烈陰使壯士數百人往應募織遣其將李克誠將數百騎突至城下應募者應之于內縛元平馳去元平見希烈恐懼便液汚地希烈罵之曰盲宰相以汝當我何相輕也遣別將取尉氏圍鄭州東都震駭初盧杞惡太子太師顏真卿欲出之真卿謂曰先中丞傳首至平原真卿以舌舐面血今相公忍不相容乎杞矍然起拜而恨之益深至是上問計于杞杞對曰誠

封五十九年卒子仲榮陽王偕高邑王倪楚國公傳夔國公

丹王逾

封郴王九年徙封丹至憲宗元和十五年再見

簡王遘

為范陽節應天元年吐蕃尚納度使自稱洮外寬和贊與隴右冀王二年中實狠刻節度使張李晟圍清初為李懷鎰盟于清死滔以馬仙部將輕水帝復命賁為西守財好施陰宰相尚書自將步騎備凶德朱與吐蕃區萬五千救希彩為盧頗贊盟于清苑晟軍龍節度使豐邑里區大敗滔還頗妻信之頗贊以清軍瀛州時後希彩為水之盟疆滔兄洮椽下所殺衆場未定不長安遣使未有屬代果盟帝令遣滔書稱宗以洮為鴻臚卿崔三秦之地西後俄遷漢衛入吐指日可平節度使封蕃決于贊

得儒雅重臣為陳禍福希烈必革封鄴王九天河之北懷寧郡王晉贊普言
心悔過可不勞軍旅而服顏真卿年從封蘭妻卿除珍求入朝弟疆埸已定
三朝舊臣忠直剛決人所信重真至憲宗元當與卿會滔潛奪其請遣區頰
其人也上以為然遣真卿宣慰希和四年再于洛陽滔柄泚自知贊歸國帝
烈詔下舉朝失色真卿乘驛至東見得書遣王失權不敢以禮部尚
都留守鄭叔則曰往必不免宜少郅説田悅歸請留京書李揆為
留須後命真卿曰君命也將焉避與王武俊師進同平入蕃會盟
之遂行至許欲宣詔旨希烈使其晉王誼各以兵五章事代李使詔諸將
養子千餘人環繞慢罵拔刃擬之封舒王五千從攻洛抱玉為隴相與區頰
真卿色不變希烈麾衆令退館而年帝以諸悅武俊不右節度副贊盟于城
禮之欲遣還會李元平在座真卿軍討李希從會回紇大使從王西
責之元平慙懟啟希烈遂留不遣烈者不相達干將兵遂寧帝即
朱滔等各遣使詣希烈勸進希烈統壹乃拜至幽州滔位改鎮奉
召真卿示之曰四王見推不謀而揚州大都欲與俱詣翔進拜太
同豈吾獨為朝廷所忌無所自容督荊襄等河南取東尉其弟滔
耶真卿曰此乃四凶何謂四王相道行營都都以應凡反遺書與

公不自保功業為唐忠臣乃與亂臣賊子相從求與之同覆滅耶希烈不悅他日又與四使同宴四使曰都統將稱大號而太師適至是天以宰相賜都統也真卿叱之曰汝知有罵安祿山而死者顏杲卿乎乃吾兄也吾年八十知守節而死耳豈受汝曹誘脅乎希烈摳坎于庭云欲阬之真卿怡然見希烈曰死生已定何必多端亟以一劍相與豈不快公心事耶希烈乃謝之

詔東都汝州節度使哥舒曜討李希烈二月克汝州

三月曹王皋敗李希烈兵斬其將拔黃蘄州 希烈兵柵蔡山險不可

元帥王初名譔至是更名誼軍中以哥舒翰由元帥敗而王所封同之乃從王普會涇師作亂誼從帝如奉天為前驅朱泚犯奉天誼晝夜勞軍至帝貞元元年再見

泚許以河南子女賂之達于許諸滔遂將范陽步騎五萬人回紇三千人發河間而南至帝與元元年再見

王武俊

為恒冀團練使自稱

泚帝詔泚入朝留長安至是涇原兵作亂帝如奉天姚令言與亂兵謀迎泚入宮居白華殿自稱權知六軍百官出見泚或勸迎乘輿泚不悅源休以使回紇還賞薄怨

攻皐聲言西取蘄州引舟師泝江而上希烈之將引兵隨戰皐乃復放舟順流而下急攻蔡山拔之遂進拔蘄州表伊慎為刺史

李希烈引兵歸蔡州　希烈遣其都虞候周曾等將兵三萬攻哥舒曜曾等密謀還軍襲希烈奉顏真卿為節度使希烈知之襲曾等殺之其黨寇尉氏鄭州者聞之亦遁歸希烈乃上表歸咎于周曾等引兵還蔡州外示順從實待朱滔等之援也

荆南軍與李希烈戰敗績　荆南節度使張伯儀與希烈兵戰于安州大敗亡其所持節希烈使人以其節及俘馘示顏真卿真卿號慟投

南充王伊慎

初曹王皐為江西節度使擢慎為大將至是李希烈反慎殺戰將拔蔡山尤力遂下蘄州即拜蘄州刺史封郡王至憲宗元和五

趙王二年朱滔解清死之圍還軍瀛州武俊以滔未還魏橋遣來端趣之言頗不遜滔怒曰滔以救魏博之故叛君棄兄如脫屣二兄必相疑唯二兄所為武俊遣使者

朝廷入見泚為陳成敗引符命勳之僭逆宿衛諸軍舉白旛降者甚衆檢校司空李忠臣太僕卿張光晟皆鬱鬱不得志至是與工部侍郎將鎮太常卿敬釭皆為泚用

地絕而復蘇自是不復與人言

夏四月以白志貞為京城召募使　志貞請諸嘗為節度觀察都團練使者不問存没並勒其子弟帥奴馬自備資裝從軍授以五品官貧者苦之人心始揺

五月李晟圍清苑朱滔救之晟軍大敗　晟謀取涿莫二州以絶幽魏往來之路圍清苑累月不下滔自將救之晟軍大敗還保定州

六月初税間架除陌錢法　時河東澤潞河陽朔方四軍屯魏縣神策永平宣武淮南浙西荆南江西沔鄂湖南黔中劒南嶺南諸軍環淮寧之境舊制諸道軍出境則仰給度支上優恤士卒每出境加給酒肉

年再見

樂平王劉海賓

封四年為左驍衛將軍與段秀實謀誅朱泚不克遇害

張掖王段秀實

見滔謝之然以是益恨滔矣李抱真使泰謀賈林諸武俊詐降說之曰天子知大夫宿著誠效曰朕前事誠悞悔之無及朋友失意尚可謝況朕為四海之主乎武俊

鳳翔浬原將張廷芝段誠諫將兵救襄城泚據長安帥衆歸于泚泚自謂衆心所歸謀遂定以源休為京兆尹判度支李忠臣為皇城使自白華殿入宣政

本道糧仍給其家一人兼三人之給故將士利之各出軍纔逾境而為止月費錢百三十餘萬緡常賦不能供判度支趙贊乃奏行二法所謂稅間架者每屋兩架為間上屋稅錢二千中稅千下稅五百敢匿一間杖六十賞告者錢五十緡所謂除陌錢者公私給與及賣買每緡官留五十錢敢隱錢百者杖六十罰錢二千賞告者錢十緡其賞錢皆出坐事之家于是愁怨之聲盈于遠近

秋

七月遣禮部尚書李揆使吐蕃 揆有才望盧杞惡之故使之入吐蕃揆言于上曰臣不憚遠行恐死于道路不能達詔命上為之惻然謂

封二十年為司農卿為朱泚所害帝聞之恨妻用不至滿泗久之興元元年贈太尉諡忠烈帝還都又詔旌其門閭親銘其碑于伯倫累官福建觀察使終太僕卿 秀

曰僕不憚歸國但巳與諸鎮結盟不欲使曲在巳天子誠能下詔赦諸鎮之罪僕當首唱從化諸鎮有不從者請奉辭伐之如此則上不負天子下不負同列不過五旬

殿自稱大秦皇帝改元應天以姚令言李忠臣為侍中源休同平章事蔣鎮樊系張光晟等拜官有差立弟滔為皇太弟休勸泚誅剪宗室以絕人望殺凡七十七人系

杞曰揆無乃太老對曰使遠夷非實六歲毋河朔定矣為泚誤冊
諳練故事者不可且揆行則自今疾病不勻使林還報文既成仰
年少于揆者不敢辭遠使矣揆乃飲至七日抱真陰相藥而死泚
行還至鳳州卒　病間乃肯約結時朱自將過奉
八
月李希烈寇襄城詔發涇原等道食時號孝泚攻奉天天軍勢甚
兵救之　初上在東宮聞監察御童及長沉李抱真自盛以姚令
史陸贄名即位召為翰林學士數厚能斷慨魏縣退屯言為元帥
問以得失贄曰克敵之要在乎將然有濟世臨洺田悅李忠臣為
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意初秀實說武俊共京兆尹李
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自涇州被擊抱真抱日月為西
財玩寇之興亦有不戢自焚之災召家人過真復遣賈道先鋒經
又曰人者邦之本財者人之心心岐泚致大林說武俊署使進圍
傷則其本傷本傷則枝葉顛瘁矣綾三百秀曰臨洺兵奉天遣其
若不靖于本而務救于末則救之實以置司精而有備將何望之
所為乃禍之所起也又曰王畿者農治堂之未易輕也寇華州據
四方之本也太宗列置府兵分隸梁間後泚今戰勝則之尋為駱

禁衛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今朔方太原之衆遠在山東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外宮苑之內備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有如朱滔希烈竊發郊畿驚犯城闕未審陛下何以備之臣願追還神策六軍節將子弟仍罷閒架等稅冀已輸者弭怨見處者獲寧則人心不搖而邦本固矣上不能用

九月神策宣武兵襲許州敗于滬澗

時李勉遣其將唐漢臣將兵萬人救襄城上遣神策將劉德信帥諸將家應募者三千人助之勉奏希烈精兵皆在襄城許州空虛若

取視封帕完新秀實嘗以禁兵寡弱不足備非常言于帝帝不用及涇卒亂召神策六軍無一人至者人服其謀

安定王章

清

利歸魏博不勝則恒冀大傷且易定滄趙皆大夫之故地也不如先取之武俊乃辭悅北歸先是武俊召回紇兵至是回紇達干將三千人至幽州朱滔說達干欲與俱

元光所襲泚遣兵攻元光不克李忠臣屢出兵皆敗泚內以長安為憂急攻奉天為渾瑊所破閑李晟將兵入援李懷光援兵亦至懷光又敗泚兵于醴泉泚懼乃引兵

襲許州則襄城圍自解遣漢臣德
信趣許州未至數十里上遣中使
責其違詔二將狠狽而返希烈將
李克誠伏兵邀之于滍澗殺傷大
半希烈遊兵剽掠至伊闕勉復遣
其將李堅帥兵助守東都希烈以
兵絕其後堅軍不得還汴軍由是
不振襄城益危

冬
十月涇原兵過京師作亂上如奉
天朱泚反據長安　上發涇原等
道兵救襄城涇原節度使姚令言
將兵五千至京師軍士冒雨寒甚
多攜子弟而來冀得厚賜遺其家
既至一無所賜發至滻水詔京兆
尹王翃犒師唯糲食菜餤衆怒蹴
而覆之曰吾輩將死于敵而食且

時李希烈
反清與周
曾等謀誅
之事泄曾
遇害清得
免走歸劉
洽封郡王
實封戶二
百

晉昌王辛
京杲
進封二十
二年歷湖

取東都賈
林復說武
俊曰滔自
為盟主以
來輕蔑同
列今又西
倚其兄北
引回紇其
志欲盡吞
河朔而王
之大夫雖
欲為之臣
不可得矣
今若與昭
義併力取
滔滔亡則

遁歸長安
為城守之
計不愛金
帛以悦將
士至帝輿
元元年再
見

不能安能以徹命拒白必耶閒項南觀察使泚自破此
林大盈二庫金帛盈溢不如相與為工部尚轉禍為福
取之乃擐甲張旗鼓譟還趣京城書致仕時之道也武
上遽命賜帛人二匹衆益怒射中朱泚盜京俊遂密與
使殺之遂入城百姓駭走賊大呼師京杲以抱真馬燧
告之曰汝曹勿恐不奪汝商貨僦老病不能相結約為
質矣不稅汝間架陌錢矣初白志從帝西嚮兄弟至帝
貞募禁兵東征死亡者皆不以聞慟哭而卒興元元年
但受市井富兒賂而補之名在軍贈太子少再見
籍而身居市廛為販鬻至是上召保
禁兵以禦賊竟無一人至者乃與
太子諸王公主自苑北門出王貴
妃以傳國寶繫衣中宦官竇文場
霍仙鳴帥宦官左右僅百人以從
後宮諸王公主不及從者什七八
輸林學士姜公輔叩馬言曰朱泚

安定王馮田悅

河清

為涇原留
後判官閹

為魏博節
度使自稱
魏王二年
帝在奉天

嘗為涇帥廢處京師心常怏怏今亂兵若奉以為主則難制矣請召使從行上曰無及矣夜至咸陽飯數匕而過羣臣皆不知乘輿所之盧杞關播白志貞王翃陸贄等追及于咸陽賊登含元殿讙譟爭入府庫運金帛姚令言曰今衆無主不能持久朱太尉閒居私第請相與奉之衆許諾乃遣騎迎朱泚入宮居白華殿自稱權知六軍上思桑道茂之言幸奉天金吾大將軍渾瑊繼至瑊素有威望衆心恃之稍安泚以司農卿段秀實久失兵柄意其必怏怏遣騎召之不納騎士踰垣入劫之秀實乃謂子弟曰吾當以死狥社稷耳乃往見泚說

帝入奉天發甲兵器械百餘車獻行在詔以為涇原節度使封郡王至帝興元元年再見

武康王駱元光 宦官駱奉先養子為

使人說悅等赦其罪厚賂以官爵悅等皆密歸款而猶未敢絕朱滔滔使王郅說悅曰日者八郎有急滔與趙王不敢愛死竭力赴救幸而解圍今太尉三兄受命關中

之曰犒賜不豐有司之過也天子安得知之公宜以此開諭將士奉迎乘輿莫大之功也泚不悅上至奉天儆近道兵入援有上言朱泚為亂兵所立且來攻城盧杞切齒言曰朱泚忠貞羣臣莫及奈何言其從亂傷大臣心臣請以百口保其不反上亦以為然又聞羣臣勸泚奉迎乃詔諸道援兵至者皆營于三十里外姜公輔諫曰今宿衛軍寡有備無患若泚奉迎何憚兵多上乃悉召援兵入城盧杞白志貞請擇大臣入京城宣慰金吾將軍吳溆獨請行退而告人曰吾非不知往必死但舉朝無蹈難之臣使聖情憮憮耳遂奉詔詣泚泚殺

鎮國軍副滔欲往助使將兵守之願八郎潼關為衆與滔度河所服時朱共取大梁所將何望悅猶豫不之襲據華決許士則州元光襲諫曰朱滔望之走之昔事李懷遂軍華州仙為牙將以功授鎮興凡泚及國軍節度朱希彩共使封郡王殺懷仙而至帝與元立希彩滔元年再見後又與李

忠義王裴

子瓊謀殺希彩而立

之

司農卿段秀實謀誅朱泚不克死之

秀實與將軍劉海賓涇原將吏何明禮岐靈岳謀誅泚迎乘輿未發泚遣韓旻將銳兵三千聲言迎駕實襲奉天秀實謂靈岳曰事急矣使靈岳詐為姚令言符令旻且還竊令言印未至秀實倒用司農印印符追之旻得符而還秀實謂同謀曰旻還吾屬無類矣我當直搏泚殺之不克則死終不能為之臣也使海賓明禮陰結死士為應旻至泚令言大驚靈岳獨承其罪而死泚召李忠臣源休姚令言及秀實等議稱帝事秀實勃然起奪休象笏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吾恨

玢

五世祖紏本王疏勒武德中來朝拜鷹揚大將軍封天山郡公畱不去遂籍京兆玢初事金吾將軍論惟明為儁力至是從帝如奉天以功封郡王

泚尋勸泚入朝自為留後平生與之同謀共功如李子瓊之徒留而殺之者二十餘人令又與泚東西相應使滔得志泚亦不為所容泚同盟乎不若陽許偕行而陰為

不斬汝萬段豈從汝反耶因以笏擊泚中其額濺血灑地海賓不敢進而逸忠臣前助泚泚得脫走秀實知事不成謂泚黨曰我不同汝反何不殺我衆爭前殺之海賓捕得見殺明禮從泚攻奉天復謀殺泚亦死

鳳翔將李楚琳殺節度使張鎰降于朱泚　鎰性懦緩不習軍事聞上在奉天欲迎大駕具服用貨財獻于行在後營將楚琳嘗事朱泚為泚所厚行軍司馬齊映齊抗言于鎰曰不去楚琳必為亂首鎰命楚琳出屯隴州楚琳夜與其黨作亂殺鎰上始以奉天迫隘欲幸鳳翔戶部尚書蕭復曰鳳翔將卒皆朱

至憲宗元和七年再見

武威王貫

隱林

隱林為汴滑行營兵馬使率衆扈行在帝見隱林引至卧內隱林以手板畫地陳攻守計

之備至則扺以他故如此大王外不失報德之名而內無倉猝之憂矣悅然之會王武俊亦遣使見悅曰今天子以德綏我我何得不悔過而歸之捨九葉天子不事

泚故部曲其中必有與之同惡者且奏曰臣而事滔乎
臣尚憂張鎰不能久豈得以鑾輿嘗夢日陛悅意遂決
蹈不測之淵乎及聞亂乃止齊映以首承之至帝興元
齊抗晉諸奉天詔以映為御史中帝曰非朕元年再見
丞抗為侍御史楚琳自為節度使即因令糾
降于朱泚察行在還

陳少遊

朱泚僭號　泚自稱大秦皇帝改元檢校右散初補南平
應天騎常侍封令累遷晉
李希烈陷襄城郡王尋拜鄭二州刺
以馮河清為涇原節度使　右龍武神策統軍史少遊長
將軍李觀將衛兵千餘人從上于卒贈尚書權變所至
奉天上委之召募數日得五千餘左僕射一切幹濟
人列之通衢旗鼓嚴整城人為之

渤海王高

賄謝權幸
增氣姚令言之東出也以馮河清以是數遷
為判官姚況知州事河清況聞上代宗永泰
幸奉天集將士大哭激以忠義發

固

中授宣歙

甲兵諭行在城中得之士氣大振

詔以河清為節度使況為司馬

殺右僕射崔寧　上至奉天數日崔寧始至上喜甚撫勞有加寧退謂所親曰主上聰明英武從善如流但為盧杞所蔽以至于此杞聞之與王翃謀陷之會泚下偽詔以寧為中書令翃詐為寧遺泚書獻之杞譖寧與泚結盟約為內應故獨後至上遣中使縊殺之中外皆稱其冤

李懷光帥衆赴長安　上遣中使告難于魏縣行營諸將相與慟哭懷光遂赴長安馬燧李芃引兵歸鎮李抱真退屯臨洺

以蕭復劉從一姜公輔同平章事

生微賤為渾瑊童奴性敏慧有膂力瑊愛養之以齊有高固因以名從瑊屯朔方為都虞候帝在奉天固從瑊扈從會朱泚兵爭門欲入固引銳士長刀斫賊皆一當百

池觀察使大歷五年封稠川縣子還淮南節度使建中二年李納拒命少遊出師收徐海等州進檢校尚書左僕射加同平章事至是李希烈反少遊將兵封之屯盱眙聞朱

泚犯奉天詔韓遊瓌渾瑊拒之泚曳車塞門泚作亂歸
自將逼奉天邠寧留後遊瓌將兵縱火焚之廣陵修塹
拒泚戰于醴泉遊瓌欲急趣奉天賊不能入壘繕甲兵
以衛天子遂引兵還泚亦隨至渾以功封郡會鹽鐵使
瑊與遊瓌血戰竟日賊乃退造攻王至帝貞包佶有錢
具毀佛寺以為梯衝遊瓌曰寺材元十七年帛八百萬
皆乾薪但具火以待之上與陸贄再見將輸京師
語及亂故深自克責贄曰致今日少遊悉奪
之患皆羣臣之罪也上曰此亦天東海公鮑之竝其守
命非由人事贄退上疏曰陛下有財卒三千
股肱之臣有耳目之任有諫諍之時希烈陷
列有備禦之司今見危不能竭其防汴進攻寧
誠臨難不能效其死所謂羣臣之為左散騎陵少遊懼
罪豈徒言歟臣又聞天所視聽皆常侍從帝遣使送款
因于人人事理而天命降亂者未入奉天進于希烈曰
之有也自項征討頗類刑網稍密禮部侍郎湯壽舒盧

物力竭耗人心驚疑則知致寇之由未必盡關天命惟陛下克勵而謹修之而已

田悅王武俊寇臨洺

將軍高重捷及泚兵戰死　重捷與泚驍將李日月戰于梁山破之乘勝逐北賊伏兵擒之斬其首而去上哭之盡哀結蒲為首而葬之泚見其首亦哭曰忠臣也束蒲為身而葬之日月亦戰死于奉天城下泚歸其尸于長安其母不哭罵曰奚奴國家何負于汝而反死已晚矣

十

十一月以韋臯為奉義軍節度使

初朱泚鎮鳳翔遣其將牛雲光戍隴州雲光欲執臯後韋臯以應泚

封郡公至帝貞元五年再見

晉陵公蕭昕

封晉陵侯十六年帝出幸奉天昕年八十餘步出城賊求之急獨竄山谷間至奉天

已令弛備韜戈卷甲伏俟指麾又遣人結李納于鄆州至帝興元元年再見

事泄師泉奔泚遇泚遣中使蘇玉齎詔書加皋中丞玉説雲光曰韋皋書生也君不若與我俱之隴州皋不受命君以兵誅之如取孤豚耳雲光從之皋乃先納蘇玉受其詔書謂雲光曰大使苟無異心請悉納甲兵乃可入雲光易之輸甲兵而入皋伏甲誅之築壇盟將士曰李楚琳賊虐本使既不事上安能恤下宜相與討之遣兄平奔詣奉天詔以隴州為奉義軍擢皋為節度使

遷太子少傅進爵郡公尋遷太子少師致仕卒諡懿

靈武鹽夏渭北諸將合兵入援遇賊潰歸　靈武留後杜希全及鹽夏刺史戴休顏時常春渭北節度使李建徽合兵萬人入援將至奉天

濮陽公吳漵

章敬皇后之弟代宗立封郡公由盛王府參軍進鴻臚少卿金

上召將相議道所從出渾瑊曰漢谷險狹恐為賊所邀不若自乾陵北過且分賊勢盧杞曰漢谷道近若為賊所邀則城中出兵應接可也儻出乾陵恐驚陵寢瑊曰自泚圍城日斬乾陵松柏其驚多矣今城中危急諸道救兵未至惟希全等來所繫非輕杞曰陛下行師豈比逆賊上以從杞策希全等果為賊所邀死傷甚衆四軍皆潰退保邠州泚攻益急移帳于乾陵下視城中

吾將軍時朱泚椽長安激奉詔宣慰為泚所害贈太子少保謚忠子士矩

李晟將兵入援渾瑊擊朱泚破走之奉天圍解　晟聞上幸奉天引兵出飛狐道晝夜兼行詔以為行營節度使泚圍奉天經月城中資糧

俱盡上召公卿將吏謂曰朕以不德自陷危亡公輩無罪宜早降以救室家羣臣皆頓首流涕期盡死力故將士雖困急而銳氣不衰李懷光以兵五萬入援至蒲城晟亦自蒲津濟軍于東渭橋有卒四千晟善于撫御人樂從之旬月間至萬餘人泚將何望之襲據華州潼關守將駱元光襲破之遂軍華州召募得萬餘人數破泚兵賊由是不能東出上即以元光為節度使馬燧遣其司馬王權及子彙將兵五千人屯中渭橋泚黨所據惟長安城出戰屢敗泚以為憂乃急攻奉天造雲梯高廣數丈上容壯士五百人城中洶懼渾瑊迎其所來

鑿地道積薪蓄火以待之賊攻南城韓遊瓌引兵嚴備東北賊果併兵攻之推雲梯上施濕氊懸水囊火炬矢石所不能傷賊已有登城者上以無名告身千餘通授瑊使募敢死士禦之時士卒凍餒又乏甲冑瑊撫諭之激以忠義皆鼓譟力戰瑊中流矢進戰不輟會雲梯輾地道輪陷不能前却火從地出須臾灰燼賊乃引退于是三門出兵太子督戰賊大敗李懷光引兵西先遣兵馬使張韶齎蠟表間行至奉天上大喜城中歡聲如雷懷光亦敗泚兵于醴泉泚遂遁歸長安衆以為懷光復三日不至則城不守矣泚退從臣皆賀汴滑兵馬

使賈隱林進言曰陛下性太急不能容物若此性未改雖朱泚敗亡憂未艾也上甚稱之侍御史万俟著開金商運路諸道貢賦繼至用度始振

李懐光至奉天詔引軍還取長安懐光來赴難數與人言盧杞趙贊白志貞之姦佞且曰天下之亂皆此曹所為也吾見上當請誅之杞聞之懼言于上曰懐光勲業社稷是賴賊徒破膽皆無守心若使之乘勝取長安則一舉可以滅賊今聽入朝畱連累日使賊得成備恐難圖矣上以為然詔懐光直引軍屯便橋與李建徽李晟陽惠元共取長安懐光自以數千里赴難破

泚解圍而咫尺不得見天子意殊怏怏曰吾今已為姦臣所排事可知矣遂引兵行

曹王臯遣使貢獻　時南方藩鎮各閉境自守惟曹王臯數遣使間道貢獻

十二月貶盧杞白志貞趙贊為遠州司馬　李懷光頓兵不進上表暴揚杞等罪惡衆論諠騰亦咎杞等上不得已乃貶杞新州志貞恩州贊播州

以陸贄為考功郎中　贄上奏辭以初到奉天扈從將吏例加兩階今翰林獨遷官夫行罰先貴近而後甲遠則令不犯行賞先甲遠而後貴近則功不遺望先錄大勞次徧

羣臣則臣亦不敢獨辭上不許
李希烈陷汴滑州陳少遊叛　希烈
圍汴州驅民運土木築壘道以攻
城李勉城守累月外救不至將其
衆萬餘人奔宋州希烈陷大梁滑
州刺史李澄以城降賊勉上表請
罪上謂其使者曰朕猶失守宗廟
勉宜自安待之如初劉洽遣其將
高翼將精兵五千保襄邑希烈攻
拔之乘勝進攻寧陵江淮大震少
遊遣參謀温述送款于希烈
關播罷